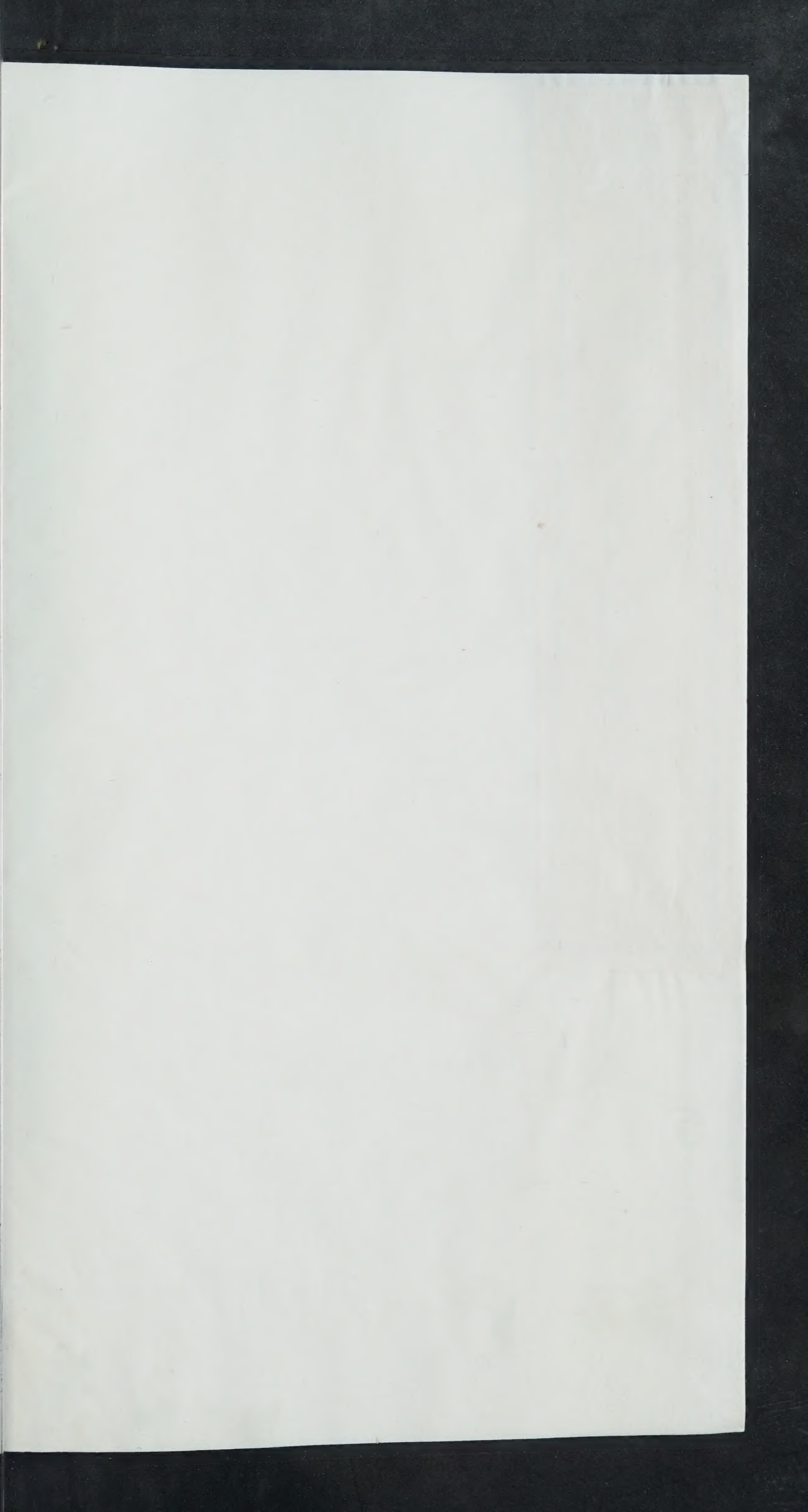


硃批諭旨

高其倬奏摺一



硃批高其倬奏摺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八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雲

南巡撫臣楊名時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安

提督張谷貞以老辭職朕已優諭留任不知伊之精力

若何猶健旺否因係一好提臣甚為惜之若露有衰邁

光景至難以支持時汝等密奏以聞毋致遺誤重任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等查得藏地距雲南遼遠駐藏官兵所需俸
餉口糧等項銀兩必預行解送方無遲誤康熙六
十一年六月內臣等委遊擊李化龍預解餉銀七
萬一千六百餘兩已經具摺
奏明續於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內據駐藏管理支
放同知丁棟成報稱除原領雲南省俸餉官兵外
再額駙阿寶所帶駐藏官兵奉署定西將軍令牌
亦令在雲南貯藏錢糧內動給統計一年滿足共
需銀一十一萬三千餘兩計以前所解之銀只敷

次年夏季有餘之用等語前來臣等會議此項銀兩應急行照數解送但藏地遙遠往來多需時日又酌量多解銀二萬六千餘兩以備不時支給之用共撥動藩庫銀一十四萬兩委援勦右協遊擊汪仁等於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起程解運訖再解餉官兵通事跟役共一百九十九員名俱照上年之例折給馬匹口糧鹽菜盤費賞賚等項及雇覓馱餉馬匹脚價共動給銀二萬六千餘兩又駐藏官兵久居遠塞臣等商酌附解銀八千餘兩以爲添補衣鞋之用所有解送銀兩數目竝起程

日期臣等謹會同具摺奏
聞謹
奏
覽奏知道了駐藏官兵已降旨命其返旆矣
雍正元年四月初五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雨水米價事竊查雲南省目下蠶豆已經收割全完
二麥已收十之五六俱有九分收成自三月中旬
以來得雨五次田中之水足用如臨安元江等處
地氣頗暖稻田俱已栽插十分之四五他處秧苗

出水尚未栽插四月二十以外方始栽起直至五
月末纔陸續栽完據百姓等云現今割麥之時且
不用雨四月十五以後至五月中再得雨一二次
則高下田地無不遍插收成即可預定三四分矣
至各處山田今已得雨蕎麥俱已播種目下雲南
省城米價每石一兩八九分外府州縣米價每石
九錢五六分貴州雨水霑足秧始栽插米價省城
每石八錢七八分外府州縣米價每石七錢三四
五分不等理合具摺奏
聞謹

奏

滇黔雨水米價情形知道了一切奏報總須據實爲要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雍正元年四月初二日准署理定西將軍印務公

策旺諾爾布等咨稱爲密行奏

聞事公策旺諾爾布之族兄在呼呼腦兒住的諾顏哈

什漢等寄來蒙古字密信譯出內云呼呼腦兒的

大小諾顏等於本年十月內會盟密商云自我等

祖父以來至我等俱遵

阿穆瑚朗汗之旨而行如今看來於我等毫無益處喇
藏汗因他爲惡被策妄阿喇蒲坦征殺據了土白
忒國我等之兵與漢兵會同前進將軍領敦多布
敗走請達賴喇嘛坐牀先經
阿穆瑚朗汗有旨取了土白忒國將爾等內中立汗只
當後來將我等內中立汗迄今三四年無有信息
看來我等無望了我等自祖父以來至我等與準
噶爾甚爲親好但因喇藏汗爲惡方與爲敵與我
等何干如今就在今冬十二月內速差人往策妄
阿喇蒲坦那裏去說自祖父以來相好至我等仍

照常相好嗣後我等同心合意而行靠著
阿穆瑚朗汗行走也與我等無益將此情由作速差人
說去如此計議結誓聞得此事竊思
聖主乃天下衆生靈之大恩主你今又身任土白忒國
之大事住於彼處此事關係甚大未可測料應作
速密奏
聖主就是你們那裏也該堅固防備方好等語又據呼
呼腦兒台吉巴爾朱爾差來的人衞徵囊蘇口稱
我的兄弟是呼呼腦兒台吉巴爾朱爾拏碗的人
羅卜藏丹津王傳集會盟之處他本身跟著聽的

話告訴我說若自打箭爐至喀木藏衛俱行占取還有侵害我等的人麼等語衞徵囊蘇係我們喀爾喀的骨頭奴才等愚見羅卜藏丹津受
聖主之恩重於衆人伊身爲首倡負
恩爲逆即是自尋滅亡之禍呼呼腦兒人等俱彼此不睦骨肉離析各逞己意伊等所屬之人與彼攜貳者多羅卜藏丹津又甚糊塗酗酒失人心伊雖傳集衆人會盟呼呼腦兒人等無不感戴
聖主養育之深恩且內中各顧生業安靜過活之人不少衆人未必皆與羅卜藏丹津一同爲逆取禍但

事有關係不可不預爲防備奴才等隨行文知會
侍郎常壽總兵官王以謙四川雲南督撫提鎮令
其探訪奴才等已於此處密爲防備外謹將諾顏
哈什漢密寄蒙古字書信一紙照鈔蒙古字書信
一紙由四川西寧兩路密奏進呈
睿覽伏乞
聖主指示等因具
奏訖爲此合咨前去查照施行等因移咨到臣臣隨
飛飭駐防中甸遊擊劉宗魁駐防阿墩子遊擊劉
國僎及管理臺站守備張鶴密爲偵探不時飛報

并嚴加防備外臣思此事眞假未可遽定但先事
預防不可不密爲籌備查雲南戶外之中甸阿墩
子俱係進藏要路現有遊擊劉宗魁劉國佐各帶
兵二百名在二處駐防而中甸去裏塘巴塘稍近
彼處猓猔人民雖係土白忒所屬其管地方之營
官亦服呼呼腦兒管轄此處尤爲緊要現在駐防
兵丁二百名力量稍單臣只以巡防爲名現調鶴
麗鎭劍川協兵丁三百名添往中甸防守再令永
北鎭密選兵三百名楚姚鎭二百名鶴麗鎭五百
名一切預備整齊聽候調遣此內鶴麗鎭去戶最

近總兵郝玉麟諳練營伍實心任事臣亦密令其預備倘有信息即令帶領此預備之兵丁一千名出口并中甸阿墩子現有之兵丁七百名一總令其統率相機接應臣亦將本標兵丁預備整齊若有聲息臣酌帶官兵即速前往與提臣張谷貞商度策應至彼處軍糧臣前同撫臣楊名時商酌於去冬今正已令鶴慶知府臼兊運米一千石至阿墩子又令順寧知府范溥買青稞一千石又令運米八百石至中甸足供支應但中甸之米尚宜多備現又會飭順寧知府范溥再運米一千石以備

兵食臣謹就滇省情形籌備識見短淺伏乞
聖主指示謹
奏
知道了兵馬糧餉一切籌備機宜如及與年羹堯商酌者與之會商而行庶無舛誤之虞倘事屬緊急不及會商則汝等酌量而行年羹堯近年來於軍旅事務邊地情形甚爲熟諳且其才情實屬出人頭地雖然亦不可因有此諭遂爾推諉膜視朕欲汝等協謀共濟之意耳
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

聞雨水米價情形事竊照雲南四月內雨水調勻豆麥已經收割全完有九分收成五月初旬又得微雨二次低田俱已插秧山上及高坡之田水尚不足尚未插秧再得大雨一次即可全插現今省城米價一兩一錢一石次米一兩五六分一石外府州縣米價每石俱在一兩以內貴州雨水足用秧田已插米價省城八錢一二分一石外府州縣七錢七八分一石理合具摺奏

聞謹

奏

覽奏深慰朕懷

爾所奏乞恩一事朕已允行諭部仍賜恩卹矣

又論奏總兵等賢否甚屬公當知道了

又廣南協遊擊一事已發部議矣

同日又

奏為自陳薦舉不當乞

賜治罪事竊查原任四川布政使戴鐸為人輕狂伊前在廣西按察使任內時臣曾將伊到任數月以來操守頗好辦事盡心具摺陳

奏甚是錯誤慚悚無地謹直陳於

聖主之前伏乞將臣交部嚴加治罪以爲舉人不當之
戒臣謹具摺請
旨謹
奏

此亦何罪之有汝安能保其始終不渝非但戴鐸凡所
薦舉之人有改易操行者俱當嚴加叅劾若明知故縱
文飾前愆彼反得挾保薦而放恣上司又因其曾經保
薦而姑息則官方紊亂矣自兹以往卽今日保明日叅
朕亦不責總歸於秉公持正槩予寬宥稍涉存私徇情
一有實據斷不輕恕也且戴鐸之品貌言談一見原可

令人鑒賞孰知乃係眞正小人不堪棄物朕亦被伊欺

瞞多年何況於汝乎

皇上雍正元年五月二十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雲南

巡撫臣楊名時謹

聞奏爲恭繳

御批事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臣等齎摺把總回滇所

齎臣等恭請

聖安一摺及

奏事一摺俱奉有

皇上硃批臣等敬封恭繳謹

似此等無關緊要之事應不拘遲早隨便繳進何必勞擾驛遞此舉不是矣

奏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等前具恭請

聖安摺内奉到

皇上硃批臣等看得提臣張谷貞在滇十年居官甚優

且久經戰陣兼有膽畧

聖恩留之在滇於營伍實有裨補即一應軍務臣等與

之共商亦受其益至其患病因稟賦素壯飲食每
多脾氣受傷今春正二月間飲食少減身上無力
自三月中旬以後飲食漸加精神漸復目下可以
支持嗣後身體如何臣等不時繕摺具
奏所有現在情形臣等謹據實奏
聞謹
奏
如此甚好然亦何須不時具奏至不能支持時奏聞未爲晚也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欽遵
聖諭事竊臣前奏備兵一摺奉到
硃批臣謹遵
聖諭一切預備調遣與年羹堯商酌而行現在已將中
甸留兵及撤臺之處移咨斟酌至應料理之事臣
竭盡心力斷不敢推諉膜視謹將遵行情節具摺
奏
聞謹
奏
中甸留兵之籌畫甚當業經有旨命郝玉麟親往駐劄

今醜虜羅卜藏丹津無知背叛西海正在有事一應糧餉兵馬爾須悉心料理路途甚遠若逐件請旨而後措施恐誤機宜或與大將軍年羹堯咨商而行或一面舉行一面奏聞可也但凡關西海軍機事務悉通知年羹堯彼此照應庶不致兩相乖迕其兵馬糧草等項槩當預爲備足以候調遣通省營伍尤宜曉諭該將弁等各各加意及時訓練不得少忽特諭

同日又

奏爲奏

聞土司承襲情節事竊查雲貴兩省土司承襲之事皆

有規禮上下各衙門往往借文結之舛錯假駁查
之名爲需索之地故事多遲滯而土司亦習爲故
常每遣頭人串通棍蠹行賄營求經年住居省城
土司承襲種種陋弊朕所素知汝今據實一一奏出殊
名爲打幹所費銀錢皆兩倍三倍派之夷民故夷
屬可嘉
民之苦累倍於內地百姓臣目擊此種情形已將
土司陋規俱行裁革屬員需索通行嚴禁抑臣更
有請者土司係邊鄙之人通達文義者少凡所送
承襲文冊圖結書寫多有舛錯有司借此需索駁
回查改一字之訛經年不結駁回數次卽遲數年
此端不除弊竇終在臣再四熟思合無仰懇

聖恩稍爲變通嗣後土司所送文册等項之內如有世系嫡庶舛錯不明者仍行駁查其數字小小舛錯無甚關係者免其駁換容於疏內代爲聲明送部庶承襲之事易結而揹索之弊亦除矣因與舊例不符臣謹繕摺

免其駁換是當之至向後遇此等事但於疏內聲說明白朕俱諭部從寬

奏請

睿鑒謹

奏

破除積年弊竇此奏甚好

同日又

奏爲奏

聞清查裁禁雲南公件事竊查雲南各州縣於火耗之外歷來有名曰公件一項取之民間隨事收派甚爲民累巡撫楊名時到任之後令州縣開單呈查斟酌裁減俾州縣遵照不許此外多取比之從前頗爲輕減但臣與撫臣熟商州縣之地方遼濶一時耳目難週州縣開單之時未盡據實或有雜稅出息已足以養廉不行盡數開出者或有將數目浮開預留裁減之地者再各員居心做官人各不同謹愼遵守者固多（少有）陽奉陰違者亦有（頗多）臣現與撫

革黜貪官汚吏最為地方要政若欲叅一官又慮其父兄子弟懷恨結怨畏首畏尾豈只知有國而不知有身之公忠大臣耶貪虐之員汝等姑容一日百姓一日如在湯火中念及此須當秉公竭力整飭一番

臣一一詳細清查其陽奉陰違多行派取者立即嚴叅拏問以懲貪墨其雜稅出息已足養廉者將公件一槩全革其開數浮多者盡行裁減查清一處即辦一處現在料理此內惟有錢糧甚少之州縣火耗甚微又無別項出息用度實屬不足不得不仰懇

聖恩於詳加裁減之中斟酌量留以為養廉之資臣謹據實奏

聞謹

奏

似此細微處朕安能代爾等逐一指示爾等封疆大吏
但肯屏除私心進賢退不肖舉錯合宜不數人而官箴
嚴肅吏治潔清矣若一味寬厚容隱以博取名譽不過
全身苟祿而已實屬辜負朝廷之任用也今雲南歲需
協濟帑金三十餘萬始敷支銷如果督撫實心任事爲
國計民生周詳籌畫將官吏之侵漁各項盡情搜剔酌
盈劑虛卽滇省已自敷用奚必遠藉他省之助然必正
色執法毫無假借非左瞻右顧欲爲從前諱飾者之所
能設或因此反致加累百姓則又與朕意大相逕庭況
爾於此任未久縱有侵漁各項率係前人之咎與爾無

涉何須代爲遮掩自茲以往實力奉公定蒙鑒照仍復
因循故步亦難瞞朕耳目倘另遣人來振作一新民無
滋擾而國計增饒彼時爾何顏以對朕耶殊非臣等豈
不願爲祗緣才力實有未逮等語所可支吾者也接諭
後當與該撫率同司道共相講求如何甄別屬員之賢
愚如何興除地方之利病殫心竭慮徹底圖維方副朕
勵精求治之意勉之
爾暨楊名時潔己有餘奉公甚屬不足亟宜互相提撕
黽勉可也

同日又

奏爲奏

聞訓習本標兵丁子弟事竊查臣標兵丁之子弟閒散者頗多平時不免遊蕩多事及至頂補兵糧弓箭鳥鎗俱未熟習必得再加教練半年數月之久方可入隊差操臣思維整頓之法今將五營兵丁子弟親行看驗除有田務生理及年尚幼小者不挑外將十五歲以上者挑選三百名分爲五様稍聰敏者令其讀書兼學弓箭身材壯健者或弓箭或鳥鎗或籐牌認學一様身量太小者令學弓箭匠鐵匠鞍匠將臣親丁錢糧拏出每人每月給與五

武途仍只講武爲是讀書識字觀聽雖美徒致文旣不成武亦不就有何用處毋聽書生迂腐閒談而空爲沽名釣譽之舉

錢至三錢不等此內如有挑補兵丁者再將幼子
挑補再派分發年滿千總管理學習臣亦時加親
看以稽勤惰庶兵丁子弟不致任意遊蕩而技藝
亦可熟練頂補之時不用再行教演臣謹將情節
奏
聞謹
奏
此亦預行操練之一道甚好件件悉如是料理何愁通
省不治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事竊現在駐藏之滿漢官兵已經撤回又留四川官兵駐劄叉木多以通西藏聲息雲南原安之瓦河一帶臺站官兵不相接續應行撤回以省煩費又中甸爲雲南邊外藩籬通藏要路原有駐防兵丁二百名又加臣摺奏添駐兵丁三百名足資備禦其原駐阿墩子之官兵亦應議撤臣會商川陝督臣年羹堯意亦相同臣將瓦河一帶臺站官兵令其撤回阿墩子駐防官兵二百名之內酌留千把一員兵四十名看守存貯米石其餘亦令撤回至

阿墩子中甸傳送信息即於駐防中甸兵丁內酌
撥安站以供遞送無庸另設所有酌量撤回情節
臣謹具摺奏
聞謹
奏
目下情形又非春夏之比矣應作何更改防備接應西
藏爾與年羹堯再行會商相機酌宜而行可也
同日又
奏為查參事竊雲南鹽政臣現在會同徹底淸查茲
據驛鹽道李衞揭稱前署總督張文煥除得去鹽

規銀二萬三千三百餘兩又向被劾驛鹽道沈元
佐要去捐納加添銀一千二百兩程儀一千兩又
臨行勒索那動鹽課一萬兩又委原任富民令柯
鉅署理黑井提舉索酬謝銀一千二百兩致虧額
鹽二百六十萬觔又委姚安府通判沈允陞署理
雲南縣事止圖謝禮致虧鹽課六千餘兩又勒索
陞任蒙化府同知李敬熙動鹽課銀三千六百兩
又因未揭原任雲南令龍文王訛去大理府知府
程珩銀四千兩又因大計勒索數千兩係將太和
縣穀價鹽課墊交又聞臨安府知府王倜少倉穀

等項亦係大計勒去又每季生日收大姚令吳繩武盃緞規禮過多致虧鹽課五千餘兩署總督張文煥種種苛索以致雲南元氣損傷俱係孫姓堂官經手孫堂官額外索取入己亦有數萬之多應將張文煥發滇追賠但張文煥曾爲大臣或請將伊子及孫堂官發滇質訊令其照數儘力賠補開報前來臣查張文煥身任封疆重寄理宜潔己率屬似此多端需索致虧課額雖已經休致法難徇縱請將伊子及孫姓堂官發滇質訊明白將伊身及孫姓堂官所得追出賠補庶課帑易淸需索者

知警臣謹據實具摺請

旨謹

奏

硃批：該督高其倬所請將張文煥之子及孫姓堂官拏送雲南審明定擬具奏該部知道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六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雲南營伍情形事竊查營伍之中空糧是一大弊滇省各鎮協營其中居官好者俱無空糧然十分之中有者居半但多少不等耳臣近經查出原任永

順鎮總兵卜應奎侵占空糧九十三分原任楚姚鎮總兵劉俊傑六十分病故臨元鎮總兵林國賢三十分現任開化鎮總兵閆光煒二十八分元江協副將吳開圻二十六分其餘有十餘分及八九分六七分不等共五百二十餘分盡令補實此外恐耳目不週尚有隱漏者臣已知會新任提臣郝玉麟彼此細查隨查隨補至於馬價銀兩亦有扣留一二分臣俱已查令給與此臣現今淸查情節然雲南營伍尤緊要者臣看得兵習稍惰兵氣微驕此處尤要留心上緊整頓目今郝玉麟已蒙

好

恩放授提督新放之總兵楊天縱張耀祖臣聞二人做
官俱好臣仰乞
一切處久任方與地方有益二人此後大約且不遷移
皇上將二人勿調他省再現任永北鎮總兵馬會伯亦
矣雖然遇有緊要缺出則又當裁酌總仰賴
是一好官現在
上天慈祐好官俱令福壽綿綿為望耳
陛見亦求
皇上勿調別省臣與諸臣竭力協心料理務期營伍與
如此方是
前不同現在臣將本標兵丁親看訓練分別優劣
勤惰即當衆賞罰不敢間斷以為通省倡率外營
兵丁嚴查將弁令其訓練不容偷安但整頓營伍
斯論通極是
源本先在整頓將備千把將備千把平日做官不

極

足服兵丁之心先自軟怯管教自然不嚴兵丁自然玩愒無如從前上司保尜將備拔補千把不論官聲人材但憑餽送難以責其整頓臣惟有細加甄別其好者已有保

甚是

題之例務將不肖之員尜懲數員則各官知警官弁清正兵丁自日就整肅除副將以下容臣查尜原任總兵卜應奎劉俊傑已在

甚好

已罷斥矣

聖明洞鑒之中現任開化鎮總兵閆光煒旣有空糧居官平常近又有擅給戲役張貴生牌票縱拏客民致死人命一事現在查審臣不敢隱庇此係現在

亦行黜退

好

雲南營伍情形臣謹據實奏

聞謹

奏

此奏甚屬可嘉如是方合朕意爾向日之居心爲人朕雖不深知然大槩亦有所聞才品老成操守亦好但嫌過於謹慎偏於善柔耳總督之任統率文武必須剛方風厲爲人所凜畏庶幾於事有濟寬仁勸導善良者固可感化而邪惡者反致藐玩妄作若稍嚴峻賢者自不爲非而不肖者亦多斂迹利莫大焉今當軍興之際百凡須放膽勇敢爲之不可畏縮因循以圖自了果能但

知有國而不知有身

上蒼自必加佑神明定當默助縱遇危難終歸吉慶也倘
或瞻前顧後外則徇人內則惜己百私交雜於寸衷衆
務差謬於千里及至事敗名隳身不自保矣人莫能援
矣夫復何益朕雖不謂上等聖明之君亦不爲庸愚下
流之主爾等既遇知於此時要當吐氣揚眉明目張膽
上以報效朝廷次以垂芳竹帛爲務一切總倚託朕躬
而爲之胡禁不止曷令不行耶討不出此而狐疑畏懦
甘心自棄豈不深可惜哉勉之思之燈下所書字畫潦
草莫哂

同日又

奏爲懇

恩調補中軍副將事竊臣標中軍副將胡亮病故業經

具

題在案臣仰荷

聖恩統轄兩省官兵料理營伍先從本標爲始中軍副

將一官上則幫助微臣下則表率五營尤須得人

查雲南騰越協副將孫弘本雖弓箭不爲出衆然

老成勤敏辦理營伍事事盡心自到騰越以來兵

丁感畏聲名甚好近因調陞臣已具疏

題留但騰越固屬邊地而中軍副將一缺尤爲緊要
伏乞
皇上恩准將孫弘本就近調補於標營有益臣亦得收
指臂之效謹冒昧繕摺請
旨謹
奏
照依所請調補該部知道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雲南鹽銅二事奉

旨交臣會同查奏臣與撫臣楊名時及驛鹽道李衛已
徹底逐一詳細查清據該道向臣等云各井鹽務
事體情由雖經查明但九井地方情形若不親到
查看恐尚有遺漏及調劑不甚切當之處必得親
去查看詳細方敢覆
旨臣與撫臣意亦與之相同驛鹽道李衛已於十月二
十四日前往各井親查十一月盡間即回俟回時
即會同詳細摺
奏所有情由臣謹具摺奏
聞謹

奏

知道了李衛是一出色好員爾等宜極加愛惜而委用
之

諭雲貴總督高其倬巡撫楊名時提督郝玉麟等知悉
頭呼呼腦兒羅卜藏丹津與兵背叛侵犯西寧邊界之
申中堡被我兵擊敗呼呼腦兒既經叛逆不可不行防
禦爾滇省沿邊內外俱係番夷雜處且中甸係新撫地
方羅卜藏丹津妄稱係伊所屬部落差人往誘抑或遣
兵招納俱未可定前次進師取藏之時原任提督張國
樑曾帶兵揚威駐劄中甸今宜保固邊境將附近兵馬

酌量調撥郝玉麟帶往中甸揚威駐劄倘遇羅卜藏丹
津所遣之阿齊巴圖魯寨桑帶兵在彼務期勦擒淨盡
以安彼處番夷人等之心作速料理毋得遲誤特諭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雲
南巡撫臣楊名時謹
奏爲奏
聞官兵起程日期事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准兵部
咨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三日怡親王舅舅隆科多
捧出
旨意一封給發雲貴總督高其倬巡撫楊名時提督郝

玉麟欽遵等因郵遞賫捧到臣臣卽會同撫臣楊
名時叩頭跪讀專差賫捧送提臣郝玉麟欽遵今
提臣帶提標兵丁一千名調附近鶴麗鎮兵二百
名永北鎮兵二百名劍川協兵一百名酌量配給
馬匹借支銀兩定於十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合現
在中甸之兵五百名總共兵丁二千名遵
旨揚威駐劄嚴密防查如羅卜藏丹津遣人帶兵前來
卽行勦滅如遣人暗來招誘卽行擒拏其中甸已
有臣等預運米二千餘石劍庫亦有預貯銀五萬
兩足供支給不致遲誤再臣高其倬亦備兵三千

名俱已整齊稍有聲息即親身帶領策應所有提

臣郝玉麟帶兵起程日期謹具摺奏

聞謹

奏

覽所料理處已可謂妥協但帶兵策應之說則屬差謬即或有接應郝玉麟之事只宜酌委總兵副將等員前往爾總督兩省膺封疆重寄嗣後偶遇類斯小事輒輕身妄動斷乎不可軍糧各項自應於文職中派一大員總理至於督兵彙當責之總兵等官方為合宜此奏大不是矣前者馬會伯來京陛見朕因伊弟大同總兵馬

覲伯領兵急於就道故暫命往大同署理印務今此缺既經得人已降旨令伊馳驛旋歸永北本任矣爾無庸爲此計慮

再者發來補用府州縣人員係就應陞應選之内揀其明敏精壯者遣往非朕深知灼見之人亦非廷臣知而保薦者或恐此輩自以爲係朕親揀肆志妄爲爾等又以爲朕所特遣有意包容則與地方民生大屬無益倘或此輩居官少有苟且不職處負恩自棄莫此爲甚更當執法叅處毋得稍存姑息至其中有廷臣所請託者尤宜察其吏治如果奉公盡職請託何妨但爾等爲朕

倚信大臣當將請託之員某係廷臣中某某親友故舊併其官聲優劣一一密奏以聞朕斷無洩露一字之理果能如是實心察吏朕之見重曷有涯量耶君臣要當一德同心不啻父子之互相親愛須彼此眞實感契方有一體相關之效也細繹此諭揆其義利審其輕重勉而行之特諭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中甸情形事竊雲南提臣郝玉麟遵

旨帶兵駐劄中甸起程日期臣另行具

奏外查中甸爲雲南西面藩籬向係麗江土知府木
氏所屬之地自吳逆駐劄雲南之時遂任聽西海
占去近來雖經招撫從前地方大吏因循含混未
能如四川之裡塘巴塘料理明白顯令歸屬故彼
地狤猔仍以爲係羅卜藏丹津所管心懷兩岐其
地所產鉛子竹箭弓面鞍板鳥鎗殼子皆軍器所
需又每歲納銀一千三百兩麥二三千石除供給
中甸喇嘛之外存剩者彙解與羅卜藏丹津去年
臣甫經到任未能深知今年以來臣與郝玉麟遣
人嚴行查禁銀兩分釐不令解往即竹箭等物亦

知此四字之謬而力行矯革何事不克辦集耶

此種喇嘛殊可痛恨

是極

俱不許出境中甸統屬之地有小中甸果羅灣格
咱泥西四大處其餘小村寨頗多人民共五千七
百四十三戸管理地方者有營官二名神翁四名
列賓十七名每列賓之下管馬兵五十二三人步
兵無定數又有喇嘛一千餘人內有堪布一名係
其總管之人凡事皆營官料理營官又聽堪布之
言而行與呼呼腦兒遥通聲息我
皇上特令提督郝玉麟帶兵駐劄其地萬里之外
此一變乃轉禍為福之樞紐實深感
睿照如神臣與提臣商酌趁此駐劄即將中甸撫定明
上蒼湛恩於無盡趁此機會與年羹堯悉心商酌務圖久
白收歸雲南於勢甚便臣等謹一面具摺奏

遠之策以永奠邊圉可也

聞并遵

旨通知大將軍年羹堯一面料理其料理情節容臣陸

續具摺奏

聞謹

奏

覽所論奏悉合朕意封疆重務料爾自能辦理然同儕共事切戒爭功勉之慎之

再者楊名時聞人言伊辦事糊塗且涉迂腐亦有言伊操守中平者且有讚伊才守兼優者紛紛不一據爾所見以為何如從實奏朕知之倘值緊急事務不致貽誤

否毛文銓朕用爲貴州巡撫矣爾意更以爲何如滇藩
一缺爾有所知勝任之人乎他省現任藩司中對調不
可新任臬司亦不可此外如有所知者具奏以聞朕即
允准命來助爾料理錢糧事務密之
所奏銅鹽兩摺留中候發廷議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查雲南魯魁一山接壤哀牢聯絡千里形勢險
阻其內各種夷人甚多强横者乘隙四出搶掠索
取保頭錢楊方普李四姓爲其頭目議剿則潛匿

無蹤稍懈則復行竊發爲滇民之患歴朝伊夕康
熙二十七年總督范承勳因其猖獗曾委臨安府
知府黄明臨元總兵馬山招撫賊首楊宗周率夷
目普爲善方從化李尚義等投誠
題請將楊宗周授以土縣丞其餘三人准襲土巡檢
令其出具甘結把守隘口在新平元江安插彼時
雖似稍有約束此後伊等子孫分居各寨各聚人
衆分地討保亦不聽其土官約束調管民間畏其
記仇寧受苛斂不肯告官而江楚棍徒亦間有假
裝野賊嚇取財物者近山之處俱受其害臣到任

之後亟思懲創整頓因形勢未審伊等又現未有形跡故不遽爲勦捕茲於本年十月內據元江府報稱有方從化後人方景明夥同普阿黑普有才李三斤普白賒方四李箴巴各率猓夷共數百人蜂擁持械將元江地方之猓目施和尚並伊姪施糯片之寨房焚燒一空將和尚殺死臣查方景明等雖口稱伊等與施和尚有仇係夷人仇殺之事但聚衆不散驚擾居民且此數人皆積年討保之惡目若不拏獲地方終不寧謐臣一面商之撫提二臣及司道一面遣遊擊李化龍守備楊洪緒帶

兵三百名又楊方普李四姓之內惟土縣丞楊世恩不與伊等同謀因令楊世恩亦帶土兵三百名隨李化龍等由新平前往遊擊南天章守備曹士貴張雄帶兵四百名土兵二百名由元江前往於十一月初二日直抵巢穴克其黑白苴阿古竜暮弄普計岡舍子竜五寨伊等不敢抵敵逃入深箐臣又訪得猓目方盛明普阿路與賊通氣臣飭將弁將方盛明普阿路拏禁搜山追拏方景明等伊等躲藏不住又奔至土戛猓目陳阿巴寨內臣令將弁將土戛隘口各處堵住刻日搜拏新任臨元向聞此人

甚好今果然矣

鎮總兵楊天縱甫經到任卽盡心相助遣伊標員
帶兵由司陀司深入斷其要路惡夷等知無處可
走隨有方景明方四普白賒李篾巴至元江協投
出普阿黑李三斤尚中途逡巡署元江協遊擊徐

此一

成正隨諭方景明等若普阿黑李三斤不來你們

著深合機宜

也不用來可仍回去官兵自能搜擒不怕拏你們
不住方景明等再四叩頭伊隨著人到普阿黑處
普阿黑李三斤隨亦來投伊等六人共帶來猓夷
三百二十六名并馬匹甲械鳥鎗弩礮火藥等件

甚屬可嘉

該遊擊親身押解不日到省查此輩旣獲則元新

一帶討保頭錢之大頭目已獲十之六七此次漢
土弁兵口糧賚賞之項用去無多係鹽驛道李衞

此等應用之項捐助朕殊不喜當動用庫帑題明開銷

捐出贏餘抵補官兵之內中途受瘴者二十餘人

爲是

令回元江將息內惟守備張雄及兵丁三人病故

爾雖捐賞何可作爲國恩似此例應議敘賞勞者俱當

臣已經捐賞惟普有才陳阿巴潛匿未出據夷人

且題請旨以鼓勵將來舉凡在事兵弁皆一一查明候

供稱帶著三十餘人普有才逃往鎮沅土府威遠

朕諭部以軍功議敘

土州去了又施糯片亦係討保之惡目此三人臣

如此方爲實心任事不忝封疆重寄也朕實嘉汝之至

務必設法拏獲併現獲方景明等分別處死永禁
其尤惡者押到原處正法以警猓人目今破其巢
穴獲其頭目正可就此整頓料理一番以淸討保

之積弊一應事宜容臣詳酌另行具
奏外謹將獲賊情由先行繕摺奏
聞謹
奏
覽奏俱悉嘉悅之懷筆莫能盡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事竊雲南提督郝玉麟遵
旨駐劄中甸之處臣業經繕摺具
奏續接部文經總理事務王大臣議政大臣議奏令

提督郝玉麟帶兵二千名進駐叉木多其中甸地
方亦屬緊要令臣選擇總兵一員帶兵五百替代
郝玉麟駐劄中甸欽奉
硃批依議著速行等因移咨到臣欽此欽遵一面飛速
知會提臣欽遵一面會同撫臣作速料理糧餉馬
匹一切應用各項出口應付提臣帶兵起程臣查
近臣隨飛調滇西各營兵丁五百名令其帶領駐
護理鶴麗鎮印務副將孫弘本老成歷練現在就好
劄中甸再查提臣帶兵前往叉木多地方雖中甸
有官兵駐劄相離尚遠其阿墩子天柱寨一帶須

安將備帶兵駐劄前可與提臣聲勢相接後可顧
糧護運於軍事有益臣謹一面奏
聞一面知會大將軍年羹堯一面調遣東各營兵七百
名令各將弁陸續帶赴中甸以聽提臣調度於阿
此舉是極
墩子等處酌量安駐至安臺之處臣相機料理再
行具
奏茲據提臣咨稱中甸喇嘛營官番目人等感戴
天恩繳投所領羅卜藏丹津僞劄信子帶三千五百戶
共男婦大小一萬七千五百名口喇嘛和尚一千
一十四衆叩頭納土願歸版圖永爲子民事關納

土歸誠臣謹會同具本詳

奏再雲南現今口外駐兵省城相離稍遠且迤西一

帶提臣旣已出口鶴永二鎮總兵又未到署臣俟

料理提臣起身及所調迤東馬匹兵丁諸事一完

此行更屬妥協之至

暫往鶴劍就近辦理策應口外軍機兼可彈壓合

并奏

聞謹

奏

可嘉二字外餘無多諭

雍正二年二月十八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安
西海既經底定又值春雨普降畿輔軍民人等俱各乎
安歡慶朕惟以手加額感戴
上蒼之篤祐
皇考之祐庇已耳曷勝欣幸之至
同日又
奏爲奉到
上諭事竊臣奉到

上諭四道跪讀尋繹仰見我
皇上宵旰孜孜無時不以生民爲念雖一日萬幾之際
凡飭吏安民之要治兵息盜之方以及籌行保甲
社倉禁止供應煩擾無事無處不廑
睿慮
皇上如此憂勤如此
訓誨臣何敢不實力奉行查營伍空糧一事臣已於通
省各營查補五百餘名今又續行查補七十餘名
副將吳開圻以及將備等業已
題叅其不盡心營伍之總兵業經摺

奏嗣後臣再時時詳細嚴查務期清楚（好）至經過之地令屬官供應臣向不敢行嗣後當益加謹稟屬員（是）之中臣亦嚴禁再詳密查訪如有不遵者臣卽叅（是）處其諱盜之員臣一經查出定行題叅決不寬縱至地方光棍土豪臣自到任以來痛加懲處係自理之事不敢瑣屑瀆（是）

奏再保甲社倉實是良法但奉行果善則於民有益奉行不善亦能爲累（甚是）葢立法本善得人爲難（有治人無治法）雲南民雜猓夷地多山箐臣選擇州縣中做官好人明白者數人先令舉行保甲之法如行之果便卽令

各州縣照依其法次第舉行倘有未便再加調劑

勿急勿徐庶幾有成

而行社倉一事雲南人多貧乏之米糧經手難保毫

深合朕意原不可強聽民樂

不侵漁即出納之間亦恐因以累衆總之社倉大

爲方好

意爲積米救荒乞

豈但少寬時日緩緩爲之三載成功不爲遲也。通極

皇上稍寬時日容臣詳細就雲南情形但師古意不泥

○○

成法籌度陸續具

奏爲此繕摺奏

聞謹

奏

所奏可嘉之至

同日又

奏爲恭謝

聖訓事竊臣前後二次奉到

皇上硃批奏摺

聖訓諄切無微不至跪誦之下感激涕零伏讀

聖訓云臣過於謹慎偏於善柔深中臣病臣敢不痛自

勉改勇猛振作以期仰副

訓誨至意至去貪汚之官爲地方要政

聖諭至明至當雲貴各屬內不肖之員臣單參會參者

近已

題奏一十六員嗣後隨查隨叅不敢徇縱又雲南兵
餉每年需他省協濟若將各項羸餘清出不待他
省之助實長久之計臣查雲南向來頗有羸餘者
惟鹽銅及銀厰三項鹽務羸餘業經查出歸公會
摺具
奏鹽道李衞清廉急公辦理盡心鹽務一項實無隱
漏銅斤一項亦經查
奏將所有羸餘盡行歸公但此項銅斤若辦理得宜
則出銅亦多羸餘亦增頗可助公臣當竭力率同
管理銅斤之道府盡心調劑必使與從前不同以

濟公帑至銀廠一項以目下而論極爲衰乏然就臣所見若得旺礦則此項出息可兼鹽銅實可以佐餉前經訪聞募迺一處礦氣最盛又有都竜一處礦亦稍好及遣人細查募迺離口四十餘日又隔喀哇野人之境瘴氣甚大難以開採至都竜係交址地方非雲南之境臣恐滋事現在嚴禁此外有批開之花橋一小金廠已有成效臨安試開之一水銀廠亦見礦苗所有贏餘盡令歸公臣再細加查訪凡有礦息悉收濟帑如更得一二旺盛銀礦合助鹽銅歸公之贏餘及雜礦新收之出息銅

盡令歸公亦無是理總要合於是當而已

斤多做之增益則每年兵餉稍有裨補矣臣謹因

恭謝

聖訓詳細附

奏伏乞

睿鑒謹

奏

此奏近情近理朕實嘉是覽焉毋欲速徐徐為之邇來觀汝一切奏章暨諸凡料理已知汝之居心為人朕於滇省無南顧之憂矣勉之

同日又

奏爲奏
聞提臣帶兵起程日期事竊查雲南提臣郝玉麟奉
旨帶兵二千名進駐叉木多臣隨飛行知會提臣及添
調兵丁七百名以備安駐阿墩子等處使聲勢相
接并選委護理鶴麗總兵印務副將孫弘本帶兵
五百名駐劄中甸之處臣業經具摺
奏明先是提臣帶兵駐劄中甸臣等俱照前任提臣
張國樑之例支給糧餉其馬匹亦照前次兵丁除
騎馬之外二兵合給馱馬一匹如此料理應付茲
提臣帶兵進駐叉木多應照前次永鶴二鎮總兵

帶兵進藏之例添給糧餉及借支給賞銀兩其馱
載馬匹亦應照例兩兵共給三馬臣同撫臣飛速
辦理除中甸阿墩子先行運貯之米足供裏帶外
一面撥調各營馬匹及買購馱載騾馬送赴中甸
應用并知會提臣去後隨准提臣商稱令遵
旨進駐叉木多現在口外米石足資裹帶陸續送到銀
兩亦敷支給惟馱載馬匹甚屬緊要亟應熟商方
於事有益查馱馬與騎馬不同兵丁所騎之馬遇
高陡山坡可以牽行休息馱載之馬不能卸馱皆
負重而行尤須壯健查內地各營及州縣撥調買

購之馬騾趕赴中甸不無疲乏不暇歇息又復馱載前行恐難致遠又兼內地暖處之馬不耐口外寒冷惟狜猔馬騾能食糌粑內地之馬無草即難存跕所以初次雲南買內地馬騾運米至響鼓坡一帶十停之中倒斃七八以致誤運嗣後解餉皆雇狜猔馬騾馱送俱無遲誤此已然之明驗也目今之計不若將撥調買購馬騾留在劍川歇息餧養備用給雇狜猔馬騾馱載既可使起程日期急速且軍裝糧糗皆可無誤雖與初次進藏之例不符而於軍事實為有益等因前來臣與撫臣會商

除迤西之馬已經到劍迤東在路之馬仍催備用
外并覆提臣相機就近酌行兹於二月十六日准
提臣咨稱現今糧餉已給宜飛速起程至馬匹除
兵丁騎馬外馱載牲口雇備足用已於二月初八
日起程前進又副將孫弘本亦於初七日帶兵已
抵中甸其提臣隨營糧餉臣委開化同知丁棟成
辦理又委大理府通判顧朝俊等辦理續後運送
軍糧及支放阿墩子中甸兵米又派兵三百名備
安臺站所有一應用過糧餉細數容於提臣移册
到日詳

奏外臣謹先將提臣起程日期繕摺奏
聞謹
奏

覽所奏軍糈馬匹各情節甚屬周詳明析知道了已諭
部存案矣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九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雨水米價事竊雲南去冬雨多正月內亦有大雨一
月內有小雨二次現在蠶豆已結粒飽足好者可
有八分收成次者可有七分六分小麥已結粒有

四分滿飽大麥已抽穗尚未結粒米價省城每石一兩一錢外府州縣每石一兩至八錢七八分不等貴州雨水霑足各處米價每石八錢至七錢不等理合具摺奏

聞謹

奏

覽滇省雨水米價情形朕懷深慰近畿數省自去冬今春以來微缺雨雪昨於三月三日普雨霑足中外慶幸不知是日雲南曾有雨否查奏以聞

茲四月初十日正在盼雨之際又得甘霖透足北五省

麥秋大有可望矣

同日又

奏爲遵

旨謹奏事竊臣奉到

硃批欽遵

諭旨看得巡撫楊名時居官爲民之意甚切雲南糧米項內有召買輕賫二種名色每次巡撫得四萬餘兩甚爲民累楊名時盡行革除此兩事有益地方至於辦事才具稍短同人料理甚能虛心協和若獨任繁重急切之事非其所長巡撫衙門規禮收

是

此等處不待汝言朕已知其好

公論

果能如此斯善矣書生輩每恐有自是之病

已悉

鹽規稅規此外無所取受伊亦有賞兵及從前捐
補軍需并賠補銀廠缺額之用毛文銓老成謹飭朕俱洞悉
才具亦平伊歷任多在邊省頗悉夷土情形貴州近日方始聞之
省小多苗情之事可以辦理若大省恐不能稱至可謂至公之論
雲南布政司
皇上令臣舉所知之人臣識見短淺深切祗懼謹就臣
所知者雲南鹽驛道李衛操守才具俱好再加以朕常加訓誨此人但取其心地好已命之兼理矣其
涵養實係可大用之才雖目下鹽銅二事正需料才具足可辦集
理而李衛亦久在恰與朕意相合
皇上洞鑒之中但臣不敢隱沒人才不以上

聞再貴州按察司申大成雖係商籍在按察司任內一

亦聞其好

無所取六年之久前後一轍人亦老成諳練年紀

此人甚好但年齒稍輕

雖老精神尚强又廣西驛鹽道張若霈操守謹嚴

辦事詳細但臣所知有限藩司錢穀重任伏乞

皇上於

睿鑒之內

賜放賢員又蒙

斯最爲緊要須當倍加嚴切晉撫諾岷

聖諭分發人員如有不肖者不可瞻徇臣謹凛遵

已叅劾數員矣如此始可謂不徇情面天下督撫中倚

聖訓如伊等有不好者臣必不容隱立即

侍朕躬眞實不貳者諾岷爲第一伊胸中總無一毫疑

題叅謹

畏瞻顧之念所以舉劾悉能公當

奏

所奏俱悉語語悉屬是當之至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奏摺内欽奉

皇上硃批同儕共事切戒爭功

聖訓周到至此實

天地父母之心臣跪讀之下感刻心髓臣謹凜遵守不

敢稍違一切緊要軍機事務商量得及者臣務必

先商之大將軍年羹堯酌妥然後舉行有商不及

好

者辦理之後務必通知不敢稍萌爭競之心亦不是
敢推諉誤事再臣與年羮堯彼此相好臣實自知
伊亦甚知爾之心行
才識遠不能及毫無競心
朕生平所喜惟此據實二字
聖主之前不敢稍隱謹據實奏
本處皆爾屬員誰與相爭屬員之功即爾之功爾之功
聞至本處同事之人臣謹遵
即朕之功也其間何可分別書此不禁撫掌大笑
聖訓不敢稍與爭功又廷臣請託屬員者奉
硃批令臣
如此方是類斯等事槩不當隱劉滿於何時囑
奏出從前恒親王門上太監劉滿曾遣人託臣照看
託曾遣人來滇省耶
被劾鹽道沈元佐合併奏
聞謹

奏

請託一節汝雖奏出朕斷不宣露但必令朕知之方好其中關係非細爾等大臣言所當言亦非爲刻薄朕昔在藩邸時從不問人之善惡嬾聽談人之是非何也身居閒地無賞善罰惡之柄聞之徒亂心胸言之空惹怨尤而已今位當九五臨御萬方若聞見不廣必至是非顚倒賞罰混淆貽誤匪淺所以不得已而勤加延訪也爾等封疆大臣能仰體朕衷事事據實入告不掩蔽朕之耳目則裨益吏治民生曷有涯量然於君父之前一派眞誠絲毫無隱大非易事豈泛泛庸常人所能及哉

勉爲之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據雲南調補副使道趙之均呈稱之均荷蒙
皇上洪恩垂念祖父微勞格外優恤准將雲南事簡道
員調補聞

滇省道缺皆屬緊要趙之均年輕恐致誤事已調用矣

命之下感激涕零卽捐糜頂踵未能仰報萬一茲用兵
之際需費浩繁之均願捐銀二萬兩以充軍需公

具本題奏可也伊雖不求議敘朕自另有加恩之道

用稍盡涓埃之誠不敢仰求議敘緣距家甚遠不
能卽至請於鹽道庫內先行暫借解交藩庫應用

一面差遣家人回籍湊備來滇卽行交還鹽庫補
項等因到臣臣查趙之均感戴
聖明情願急公捐助軍需臣謹將情節具摺奏
聞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事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臣齎摺把總回滇捧
皇上到

皇上賜臣袍褂一套果子一匣臣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受訖伏念臣才質庸下蒙
皇上以署理之員實授雲貴總督毫無報稱夙夜自懟
乃荷
天恩下逮數月之內三叨
御賜雖捐糜頂踵不能仰酬惟有勉竭駑駘之力謹遵
皇上硃批以真實感激之
聖訓凡事從誠從實以冀稍報
高厚於萬一耳臣謹具摺恭謝

天恩謹

奏

自軍興以來爾諸凡料理實屬可嘉朕已降旨賜爾世襲拜他拉布勒哈番以酬勞績一切處置勉爲之作一千古不磨之名臣方不負

聖祖數十年知遇之恩也

雍正二年四月十六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事本年四月十六日據提臣郝玉麟咨及來字提臣

遵

旨前往叉木多駐劄一面起程一面密查各處有無呼
呼腦兒賊人在彼煽惑騷擾之處以便勦擒隨據
各處報稱俱各安靜惟擦哇岡番目報稱正月二
十五日有呼呼腦兒差扎石等到奔打一帶要奪
地方大話恐嚇說青草出時有兵前來且索要馬
匹硝磺番民甚是恐懼隨遣遊擊李君賢帶兵前
往擒拏惟恐走脫提臣亦帶兵前往於三月初七
初九等日在擦哇岡等處共拏獲結松翁布扎石
等一十三名搜出小番字信紙一張譯出係呼呼
腦兒賊人寨桑七里敦魯令結松翁布扎石二人

探聽打箭罏中甸有多少兵馬進來速令寄知之
信隨將十三人細加訊問內有九人實係呼呼腦
兒遣來姦細隨即行正法其四人係本處跟隨不
知情之人已經保釋再奔打至薄須常川一帶地
方有四百餘里其間黑帳房之人向服呼呼腦兒
管轄交納錢糧提臣宣布
皇上聖德神功中外一體至意夷民懽喜交集有木魯
敦巴地方頭人素囊工波常川地方頭人奔特之
竹墨巴工卡地方頭人彌納等皆到營門叩首情
願歸順

天朝開報戸口三處共五百五十三戸又巴樹地方喇
嘛處丕松及火頭扎機等投狀內稱原是達賴喇
嘛的人五年未納錢糧未投四川亦未投雲南但
呼呼腦兒時常騷擾情愿爲
聖主子民開報喇嘛一百八十名戸口二百一十戸提
臣已經逐一安撫并呈報撫遠大將軍年羮堯作
何管轄料理候酌定而行臣查呼呼腦兒差人煽
惑番人
皇上早已預料及此今提臣兵到卽獲姦人與前奉到
諭旨毫髮不爽現在常川一帶黑帳房夷人俱各叩首

歸降而提臣之兵已到則陝西西藏四川雲南四面皆嚴羅卜藏丹津敗殘之衆如魚遊釜中計日授首此皆我

皇上智燭機先

仁周化外之所致也再雲南所運米糧隨營者現足供支繼後者止離行營五站皆無遲誤中旬一帶地方俱甚安靜臣謹一并具摺奏

聞謹

奏

覽奏深爲慰悅

雍正二年四月十九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開墾馬廠以濟兵食事竊查雲南一省山多田少生齒日繁所產之米有收之年止敷食用是以滇省米價較隣省倍貴而省城米價又較外府獨昂省城之人較他處度日爲難而省城之兵承平日久人口日增且無生理較商民口食又窘臣到滇以來時時留心思爲設法調劑近經詳細訪查有臣衙門及後營馬廠一處坐落陸涼州地方原甚寬大因其地草毒馬食之者多死故三十餘年馬匹不往牧放附近居民將地可種者俱漸報糧

開墾惟剩中心積水成湖之地一片又水傍窪下
難種之地共計有三千餘畝臣隨捐銀五百兩委
員雇人打圍護住水邊之地開得田三千三百餘
畝可以種麥種稻即招本地民人願種者薄取田
租令其承種但今年已過種麥之期止有稻田可
種計秋收之時可得米一千石至來年即稻麥俱
收該地百姓見田租甚輕紛紛來說此地中心積
水之處因大河泛濫年年灌注所以耕種不得若
於上流做閘兩旁築堤二道旱時放閘灌田澇時
閉閘令水順堤而下則水不灌入田皆涸出起初

一二年種麥以後漸可擇種稻田其閘工官做堤工百姓願自行出力築起但涸出之後乞將此田分給築堤百姓承種納租民得田種兵得租食實屬兩便如此料理雖中心深潭一時難乾而四旁涸出者定可得田一萬餘畝臣又委陸涼州踏看與所說相符隨支臣鹽規銀一千五百兩分發該知州吏目等令其修築閘座百姓亦欣欣共築堤工現已工完一半八月內卽可全完此時地已有涸出者其勢可以成功若再得此田成就則一年可約得麥米一萬數千石倘二年有收則可有二

三萬石之積設有不收省城八營之兵可不動公

儲即可接濟若更年久并可貯作義倉接濟百姓

再此田若成恐易有欺隱侵漁之弊容臣具疏

此屬細事只要現在與兵民

有益爲要

題明造冊送部查考庶可永遠有裨又臣思他處恐

尚有似此者若查出開墾或益賦稅或濟兵民均

先益兵民徐徐益賦方於事有濟朕意此新墾地畝倣

爲有益臣現在詢查如有似此者再行一面料理

效古人井田之法而經理之更善

一面奏

聞謹

奏

周詳之極可嘉之至如此方克稱封疆大臣也且爾此

事與朕現在舉行之事適相符合朕思八旗生齒日繁
苦無久遠養贍之策因命將各項地畝查出共得田七
千餘頃照井田法令八旗閒散壯丁前往耕種雖事甫
經始尚未成就看來似與旗人大有裨益便中諭爾知
悉

同日又

奏爲奏
聞野賊情形并叅流土不職事竊查雲南魯魁野賊向
來四出向各寨索要保頭錢不與者輒肆搶殺經
前督臣范承勳招出楊芳普李四姓賊目給以縣

丞巡檢土職安插於元江新平一帶居住令其管束猓夷保固地方豈知伊等竝不能保固地方反爲討保頭之椿主其子弟宗族及所屬頭目人等各自贌占地方竟成年例復彼此爭奪搶殺相尋而虧本之江西湖廣客民及本地棍徒亦乘機假充大頭嚇詐錢物即此一事大爲滇民之害

此患向爲人所共知者

已數十年臣亟思徹底整頓永除此患適野賊大頭目方景明等糾衆攻破猓目施和尚之寨將和尚殺死不肯解散臣隨分委將弁帶領兵丁攻克賊寨所有方景明方四普阿黑普白賒李三斤李箆巴

等陸續投出惟普有才逃往威遠土州鎮沅土府
一帶藏匿陳阿巴尚據土戞不出復飭文武上緊
查拏各情由經臣具摺
奏明欽奉
皇上硃批將兵丁所用米糧令臣開銷正項又中途染
瘴病故官兵令臣具題
皇上加恩議敘全滇官兵無不感戴
天地高厚之恩感思奮躍圖報臣謹欽遵俟於事竣之
日詳細另疏具
好
題外臣嚴檄威遠土州鎮沅土府令將普有才查拏

解送又令元江文武嚴諭陳阿巴令其速行投出乃陳阿巴竟不肯出且又騷擾土戞附近村寨官兵進攻克其土戞陳阿巴逃向里仙江外土司地方又糾合方景明等數家頭目所留餘黨迫脅本處猓人共六七百人往車里宣尉司所屬茶山一帶搶擾臣委守備魏翥國帶兵三百名前往勦捕有把總唐起運帶兵四十名到籠得地方查緝遇陳阿巴帶賊六七百人恃衆竟犯官兵官兵奮勇殺賊四十餘人賊人敗走魏翥國復追賊到整董地方賊人據險放鎗該備督兵攻進殺賊一百餘

奮勇可嘉

人生擒賊目老常又賊衆五人追殺賊目期魚及從賊三人又遣千總楊文舉等在深箐之處趕上賊人賊見官兵皆潰箐逃散官兵隨卽追殺賊衆三人獲馬六十二匹鳥鎗梭標三十餘件我兵前後傷死五名容臣一并

是

題請議敘又施和尚之姪賦勒糯片經元江文武曉諭伊等情愿帶伊土兵前去搜擒陳阿巴及普有才隨遣守備李鳳帶兵一百名押令前往亦經將陳阿巴之弟二瘋子拏獲臣查陳阿巴已經勢窮力竭惟有在山箐深密之處躲藏以延旦夕臣分

飭搜擒務期必獲至普有才逃往土司地方中途
所留一妾一女及奴僕五人亦經拏獲細查蹤跡
普有才係由鎮沅土府之境逃入威遠土州土知
州刀光煥隱匿不報臣務必設法查拏但細加籌
度欲除魯魁野賊討保之害目下有應調劑者數
端葢野賊向以魯魁一山爲逋逃之藪而隔江又
有哀牢一山其深遠數倍魯魁歷來野賊事急必
逃入魯魁若魯魁又存站不住必逃入哀牢賊入
魯魁攻擒猶易賊入哀牢勦捕即難向者皆云林
深箐密搜捕難施臣細查情勢實另有別故哀牢

一山各州縣營汛環其三面其西南一面則係威遠土州鎮沅土府及車里宣尉司之地而威遠尤當衝要賊人無事之時與土司及其子弟頭人結姻拜盟一經有事官兵三面進攻賊即從土司一面逃出土司護庇藏匿或縱出境外烟瘴之地令官兵難以前往查捕督撫亦往往以曠日持久恐干處分姑以免罪招安且了目前之局而此輩借此一招復歸內地仍前害民皆因從前不肯直窮到底是以貽患至今即如現今陳阿巴之逃匿鎮沅土府車里宣尉司皆任其在境內行走竝不堵

剖悉甚詳

禦而威遠土知州刀光煥尤爲姦狡不但不加堵
禦反暗中接濟米糧透漏消息又與普有才結爲
父子諸子皆結爲兄弟將普有才藏匿其地經臣
詳查確實似此不法土司旣法在必懲且雲南形
勢亦必須於哀牢西南一面安住官兵則野賊巢
穴四面皆成內地如在掌握之中動卽成擒無處
可走臣愚昧之見目下請先將威遠土州改土歸
流臣熟籌妥貼交臨元鎭總兵楊天縱就近相機
將威遠土知州刀光煥父子拏禁再行具疏
題請改設酌安官兵駐劄則形勢旣便惡黨亦除再

深中肯綮

好

楊方普李四姓土司原係賊目並非因功授職之人且承襲數世不能保護地方反為害地方除李姓之土職已因犯罪革去又土縣丞楊世恩此次野賊妄行伊之子弟宗族無一人在內又帶伊土練跟隨官兵查拏野賊頗屬勤勞應仍留其世職

是

以示鼓勵至方普二姓之土職現在其子俱將請

允當之至

襲臣請停其給與永行革除既可明示懲創且其

斯所謂伐木當伐根也

子弟宗族不能更借土官之勢壓制號召猓夷為匪矣至各野賊出沒之處地方文武各官有撫治控馭之責尤關緊要其因循廢弛才具不及者皆

亟應參處另易賢員整理除元江協副將吳開圻
新平知縣蹇王臣已經臣參革外元江府知府張
嘉穎才具甚短控馭乏術臨安府知府王倜頗耽
麯糵人亦糊塗普洱通判王秉煌此次運糧俱行
遲誤並不盡心均請革職又建水州知州尚崇初
臣以其非繁劇之才人尚本分請以之與陸凉州
知州對缺調補今又查出伊將地方搶殺一案隱
諱不報臣不敢以經臣具
應如是卽調繁能員亦豈可以瑜掩瑕
題調簡卽爲隱飾臣審確卽行嚴參再此番生擒及
前投出賊衆應分別處置臣已將生擒之賊目老

常在當處正法又一同被擒之賊衆五名暫留二
名在營中認拏賊人餘三人拏至省城當著投出
賊目及賊衆之前正法示警且諭以凡拒命者即
照此正法預先投出即可免死減等發落又拏獲
陳阿巴之弟及各處報獲之賊衆俟解到審明另
爲處置至前在元江投出之賊首除普白賖已經
身故其方景明等五人皆係歷年討保頭錢之大
頭目亦應處死但伊等投出在官兵未攻土戛之
先若行正法恐嗣後猓人畏怕不敢投出請將此
五人在省城永遠看禁此後野賊請以此爲例凡

是

甚屬允協

嗣後料理應以爲準

官兵未到之先自行投出者卽免其正法減等發
落若拒敵者俱卽正法圍住後投出者割斷兩隻
脚筋再方景明等之小頭目人等內有平素兇惡
者割斷一隻脚筋令成廢人其愚懦者分發各營
及錢局嚴謹查管令其當差又臣細細查審內有
一百零七名年多不滿二十歲實係鄉愚被方景
明等廹脅帶出充數者臣已發令該地方官安插
臣謹將情節據實奏
聞謹
奏

通盤皆是朕實嘉之能如此庶不忝封疆重寄也勉之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中甸田地可以開墾情形事竊中甸納土歸誠其戶

口錢糧及四至疆界臣遣順寧府知府范溥前往

清查并諭令於清查之時細看各處有無閒曠田

地可以開墾之處一一留心目今又木多及中甸

等處有兵駐劄米糧皆自內地運送若中甸左近

得有可種之地仿屯田之意開墾即以其糧米供

給兵食旣可節省錢糧又可省內地運送今據范

溥稟報細看中甸之東四十里外有沿江平川一道可以種麥亦有可以開成水田之處地面頗大番子人少不能遍種若酌量招募人力稍給器具牛種今秋開田來年可以收麥漸次種稻所收之糧以供兵食則中甸之兵米可以不須運送卽又木多等處需糧亦可省十餘站脚費臣現在籌畫料理謹先將情節具摺奏

聞謹

奏

如此盡心籌畫實屬可嘉但此事當與年羹堯周詳商

計方可見諸措施目今西海已定藏兵議撤中甸一帶若竟歸入版圖屯田供餉固係妙策無疑即不歸入版圖而久遠駐兵彈壓亦係良謀倘不過遙爲羈縻仍屬外地將來兵馬盡行撤回此舉豈不徒勞可再加酌議汝二人會同具奏以聞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事欽惟我

皇上聖德神功超邁千古出師半月西海蕩平當此遠

人盡歸

教化外地皆入版圖之際正經營圖度善後永安之時

臣謹就雲南中甸情形盡臣愚昧之見籌畫數條

大此係永遠之事所關甚重臣識見淺短恐多未當

不敢冒昧陳

奏已詳悉咨呈大將軍年羹堯俟酌定之後再行具

奏謹先將情節具摺奏

聞謹

奏

甚好理應如是朕爲此前已有諭矣

同日又

奏爲遵

旨奏

聞事竊臣前奏摺內欽奉

硃批覽滇省雨水米價情形朕懷深慰近畿數省自去

冬今春以來微缺雨雪昨於三月三日普雨霑足中

外慶幸不知是日雲南曾有雨否查奏以聞玆四月

初十日正在盼雨之際又得甘霖透足北五省麥秋

大有可望矣欽此臣跪讀之下不勝慶幸欣喜此皆

我

皇上敬

天勤民實心實政之所感召至雲南三月三日省城午未
下雨至酉初止外府州縣普皆有雨四月初十日
雲南亦有雨自入夏以來雲南水田得雨極其霑
足向年不得種之雷鳴田俱各得種栽插甚廣目
下雨覺微多若四五日內卽止則高下俱可望大
收倘再不止則近海子之極窪田畝卽有傷損雲
南之田通省合算此種窪田不過百分之一恐縈
聖懷故瑣細聲明臣謹將雨水情形具摺奏
聞謹
奏

覽奏深慰朕懷畿輔雨水亦覺微多然秋收有八九分可望一切河道伏汛皆保無虞惟張家灣決口數處幸未損傷民田廬舍大約今歲年景荷蒙
上蒼垂慈直隸等省普冀豐熟此實係
皇考在天之靈有以陰庇默佑之所致也朕曷勝感慶之至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照總兵一官表率將備整理營伍最關緊要各鎮賢否臣有所知不敢不據實上

聞除前各總兵居官臣已經具
奏外近陸續到任之總兵中臨元鎮總兵楊天縱辦
理諸事拏治野賊俱井井有條於地方營伍有益
楚姚鎮總兵南天培安靜勤飭盡心營伍鶴麗鎮
總兵張耀祖漢仗好微有恃才急欲見長之病然
於出兵行軍之事甚為歷練是有用之才惟永順
鎮總兵李根潤自到總兵之任行事頓異從前總
兵卜應奎冒食長隨糧甚多臣查令挑補除挑補
外尚剩八十四分延挨未補又經嚴催伊於雍正
元年九月初四日挑人頂補頂補之人已行走二

十餘日總兵李根潤於九月二十六日到任復行革除將餉冒食經臣訪知復令臣標官弁到彼查看始行補實共計冒食銀一千一百餘兩又暗遣管隊夏朝龍兵丁石玉等到千崖猛卯土司處需索禮物又日日飲酒清晨即入醉鄉醉後將千總胡章稿房冷與桂兵丁陸榮先責打鎖禁醒皆不知臣勸戒數次毫無悛改臣受

皇上高厚之恩不敢以甫經補授之員緘默容隱謹據

實奏

聞得此人甚好果然否

聞再貴州安籠鎮總兵蔡成貴到任未及一月賢否尚

未深知合并聲明謹
奏
如是方爲不負朕之倚任李根潤原屬平常因趙坤在
朕前保舉所以擢用今職後聞是一醫官之兒人甚庸
碌朕甚悔之此奏甚合朕意已有旨諭部矣
趙坤何如此任提督似不及前任總兵時之聲名
同日又
奏爲奏
聞酌定各府稅規羨餘充餉情節事竊據永北鎮總兵
馬會伯交到奏摺一件內稱雲南曲靖大理永昌

四府稅銀儘有羨餘可得數萬兩除正項之外凡
有餘銀悉行清出以充兵餉不無小補等語臣於
覆奏籌餉時已行令司道將通省各府州縣所有
稅課贏餘實數逐一查清臣再詳加核酌分別應
歸應存使可永行方敢具
奏今查雲南省除無稅課之府州縣外其有稅課之
府州縣每年報部正額銀共六一萬四千七百餘兩
此外各府贏餘多者四五千二三千兩少者五六
百三四百至一二百兩不等各州縣贏餘五六百
一二三百以至四五十兩不等臣再四籌畫謹將各

屬稅課贏餘酌定督撫藩司及府州縣留存養廉之外每年共可得銀一萬二千兩歸公充餉聽撫臣造册送部查核統以本年秋季爲始解交藩庫此內惟雲南大理二府與他處稍有不同雲南府知府韓鍾因從前滿洲官兵在省前督撫臣將一切供給諸事盡推令該府一人支應又有勒索之處以致虧少倉米三萬一千餘石又大理府知府程玠因從前上司壓令代各州縣完補虧欠銀米代完鹽欠種種勒索以致虧欠倉米一萬餘石銀八千兩臣因該府等實非自己花費侵漁情有可

原且其身家亦難完補若行題参此數萬銀米即
無著落故會同委員將伊等稅務監收儘其羨餘
盡行完補現今雲南府知府韓鍾將所收稅羨及
該員變産借完之項一總塡入已買補米二萬三
千餘石下剩七千餘石若再收一年有餘即可全
清大理府知府程珩將伊稅羨及伊自補之項一
總塡入已將所欠倉米一萬餘石買補全完尚有
銀八千兩未能完補大理之稅課羨餘較雲南府
稍少若再收補二年亦可全清臣冒昧懇乞
聖恩俯准雲南府於雍正三年冬季爲始大理府於雍

正四年爲始將贏餘解交藩庫則虧欠之項可以
盡數全完矣臣不敢擅便謹將情節具摺請
旨謹
奏
朕於地方諸務但偶有所聞率皆發交爾等督撫大吏酌量而行原非深知灼見之事總在爾等因時制宜秉公料理朕自有鑒照殊不便指示可否萬一其中原委知之不悉反致爾等掣肘難行不得已而陽奉陰違及或那彼就此則於上下皆屬無益況此皆係創始之舉審度應題即行具題可耳朕並無欲速之念不特此一

節百凡俱當徐徐相機合理而爲之

同日又

奏爲奏

聞拏獲土州父子以除積患事竊雲南威遠州土知州刀光煥將野賊頭目普有才認爲父子伊子與之結爲兄弟任意藏匿令其遠遁臣前已將情節及密拏土知州刀光煥并改土歸流設汛防守之處具摺

奏明但威遠土州三面接壤外夷地方頗大人衆亦多刀光煥又與野賊交結親密狡猾難測其第三

子尤爲兇惡恐一時孟浪擒拏致生事端臣前與
布政司李衛密商遣守備楊國華選帶壯健兵丁
三十名以稽查普有才爲名先到威遠又續令千
總朱仲玉把總周元勳各帶兵丁三十名從新嶍
元江二路作奉本營將官遣其遊巡在威遠合哨
便道來看望楊守備以便幫助又暗令楚姚臨元
二鎭臣遣派將備帶兵前往俱離威遠一日之程
不入其境以爲協應諭令楊國華俟各處兵到如
機會可擒即擒如勢不能即調三處之兵協助楊
國華到彼見土州已有防備但所調之人未齊乘

其人尚未到即將刀光煥及其四子三弟盡行拏住并獲其印信號紙又搜出明景泰年間給與鍍金符信一面業已將刀光煥等解至省城平日刀光煥在州苛派土民聞其叅拏衆俱悅服地方甚是安靜已委官細查地方錢糧戶口造册另報仍令楊國華駐劄彈壓其刀光煥審擬定罪及改土歸流事宜容臣審明酌定具本

題明外所有拏獲土州父子情節謹先具摺奏

聞至普有才原因刀光煥爲之隱匿故蹤跡難得及刀光煥一拏之後守備李鳳等即問出蹤跡將伊母

妻及家人皆已拏獲普有才止帶一幼子跟六七
人滾箐逃入生夷之地其勢已窮惟目今夏月生
夷之地瘴氣大起臣以追之愈急則賊拚命奔逃
甚是
縱獲普有才亦不相抵
入夷地愈深又恐瘴癘多傷官兵故令其不必深
入暫住涼爽之處普有才見官兵不趕必尋一安
身之地居住俟查確之後急往攻圍自不難拏獲
密探其棲止之處懸重賞以誘土人自必擒縛獻出
其陳阿巴被官兵連敗數次拏獲賊黨及殺傷甚
多拋棄馬匹器械滾箐逃躲將已撲完臣謹一并
奏
聞謹

奏

知道了不問擬刀光煥罪名務必允協得當堪服衆土司之心方好過嚴恐向後有違犯法紀者不敢悔改自新過寬又恐若輩見被擒獲仍不過如是發放滋長玩視之念二者俱屬不可宜平心查審依準土人習俗性情再四斟酌然後定案可也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躬甚安都中內外平靜今歲荷蒙

上蒼垂佑直省秋成可書大有此皆仰賴
皇考在天之靈聖慈默爲蔭庇所致朕實慶幸不盡惟有
朝夕乾惕與諸臣共勉敬畏二字耳特諭
賜來眼鏡二副光與目對否

同日又

奏爲查叅事竊臣具摺

奏叅原任署理雲貴總督事務張文煥向沈元佐柯
鉅等需索致虧鹽課等額請將張文煥之子及孫
姓堂官發滇質審等因奉

旨照該督高其倬所請將張文煥之子及孫姓堂官拏

送雲南審明定擬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於雍正二年正月初二日准刑部移咨到臣欽遵在案續於本年四月十五日據陝西寧夏道差解張文煥之子張廷蕙堂官孫廷璽到滇臣卽押發布按二司會同質審去後茲據布政使李衞按察使張謙會同詳稱拘到張廷蕙孫廷璽將摺內条出需索被劾鹽道沈元佐署黑井提舉柯鉅等各銀兩當堂質對除審無確據外其餘據各員供有憑據尚有原条未及查出需索銀兩又據雲南府知府韓鍾被劾平夷縣知縣傅永緒陞任永北府同知孫漢良

被劾廣西府通判靳治邠被劾昆陽州知州何大寵等各具呈到案據各員亦各供有憑據計共應追補銀四萬五千六百四十八兩零兩造互相質對張廷蕙孫廷璽俱各承認隨當堂投到畫押呈詞一紙情願著人回籍變產賠補銀十萬兩等情據此查此案原奉查叅前署督院需索多端致虧額課請將伊子及孫姓堂官發滇質審明白將所得銀兩追出賠補具摺

奏明今審得前署督院需索各員銀共四萬五千六百四十八兩零查此內有收過沈元佐銀二萬三

千三百六十兩零係總督衙門鹽規又一千二百
兩係索去捐納加添銀兩皆非鹽課虧項俱不准
抵補沈元佐虧空應追出歸公充餉外其索去程
儀係額外那動鹽項此一千兩應准抵補元佐虧
空再需索柯鉅等各名下銀共二萬一千八十八
兩應將張廷蕙認賠銀內撥補二萬一千八十八
兩令各清虧項外仍剩銀七萬八千九百一十二
兩再查鹽道交盤案內原
題有各府州縣遠年民欠并流交虧空難於催追銀
八萬九千五百四十六兩零自

題報後設法彌補陸續催收過銀二萬九千九百八十一兩零又除揭出靳治邠吳繩武劉淑未完虧空銀九千四百六十九兩零另案審追外至今仍有未完舊欠五萬九十五兩零原

題勒限兩年催追彌補內有年遠民欠并已故離任不等現在照數催追盡力補庫儻有民欠無著家產盡絕實不能追者兩年限滿請除將前項張廷蕙等認賠銀兩撥補外下剩盡行歸公充餉庶庫帑不致虛懸鹽課錢糧得以全清無虧矣再張廷蕙等認賠銀兩內已完銀八千兩交貯藩庫其餘

著人回籍變產應行文原籍勒限一年解滇補庫如限內不完詳請叅革治罪等因前來臣覆加親訊與司審無異應如司詳將張廷蕙等認賠銀兩行文原籍勒限一年解滇補庫其歸公充餉及抵補撥補虧欠之處亦應照詳准行至司審有鹽道交盤案內原

題難以催追未完鹽課銀兩俟兩年限滿儻有民欠無著家產盡絕實不能追者請於張廷蕙等認賠銀兩內撥補等語此等銀兩既有著追似不應又擬撥補但臣細查此內實有年遠民欠及原官病

故離任者李衛於鹽課積欠彌補催追不遺餘力兩年屆限不完者必不甚多彼時尚不能完即屬實無可著追之項存之徒懸不楚虛數若准其撥補則從前欠項皆徹底全清矣臣不敢擅便理合繕摺請

旨謹

奏

覽奏知道了應如李衛所請酌量准其撥補鹽課正項旣清之後所餘者朕意不必歸公充餉當以之彌補別項無抵虧缺爲是爾臨時分析奏聞朕自諒情允准也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前具奏摺內欽奉

硃批發滇補用人員內如有不職者令臣不可瞻徇即

行參

奏今發來各員缺出委署者已十之八九雖其中或

係實心要做好官或係初到沽名尚須再試方能

確知但以目前而論皆有振作之氣無弛怠之意

惟委署南寧縣鄒汝默日事麯蘖醉後遶堂走叫

或出至街市民間駭異凡斷獄訟縱性徇私自恃

係鄒汝魯之弟將知府及同官任意欺凌舉動恣

如此何可一日姑容

肆臣不敢以大臣子弟即爲容隱除另疏會叅外

因奉有

訓旨謹先具摺奏

聞謹

奏

知道了應亟予革黜

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年成分數事竊查雲南今年春末夏初雨水甚早且

極霑足處處稻田不但栽插應時即山腰坡頂最高之田往常因少水不能種稻者皆得插蒔惟六月間雨水太多窪下之田禾苗稍覺傷水幸雲南高田極多低田甚少又自七月初四五以後晴霽一月有餘今各處俱陸續收割高低合算年成有十分九分八分七分不等現今省城米價每石九錢外府州縣八錢七錢不等各州縣之內惟昆陽州昆明縣鄧川州定遠縣此四處之田各被水淹者有千餘畝其中尚有一半有四分收成有二千餘畝無收者又七月初二日早大雨如注昆明縣

屬之寶象河水暴漲漫溢淹塌小板橋等村民人土房五百餘間田苗雖過水因水退甚速今皆有六七分收成其塌倒房屋之家臣同撫臣楊名時及司道等已各量捐賞給理合一并奏

聞貴州今年安順府以西雨水霑足有十分收成安順府以東六月內少旱隨亦得雨有九分八分年成今年雲貴兩省俱獲有收臣意趁此籌勸積貯并戒令民間加謹葢藏不可因稍豐收遂致浪用是爲要務臣自同兩省撫臣上緊勸禁料理所有年成分數臣謹據實奏

聞謹
奏
覽滇黔收成分數朕懷深慰趁此籌勸積貯洵屬要務
同日又
奏爲遵
旨覆奏事竊臣欽遵
硃批諭旨查得趙坤自到貴州提督任以來操守謹嚴
武員中無所取索各營查補實在之糧甚多操練
亦勤此實是其好處臣不敢隱沒以臣愚昧之見
觀之覺度量微隘稍懷忌刻事事欲見己長恐不

能用衆屬員之長又調度之處所見未遠似戰將之才有餘大將之畧未優茲蒙

天語下詢稍有所見不敢少隱臣實無知人之識冒昧未當不勝惶悚謹

奏

據奏趙坤若能如是在武臣中猶屬好一邊當勸勉伊開濶度量協力整飭地方若稍露衰邁不稱職光景亦密以奏聞此等老成歷練之員但取其循分集事雖短於謀畧殊勝新進少年多矣

同日又

奏爲奏

聞野賊已平事竊查野賊普有才逃入威遠土州地方藏匿土官卽代賊捏飾隱蹤臣已將土官刀光煥拘拏又野賊陳阿巴聚衆拒敵傷兵官兵屢次擊敗賊衆殺賊甚多陳阿巴帶領餘黨逃入車里地方各情由經臣節次具摺

奏明嗣後陳阿巴率衆逃入蠻先小寨各將弁兵練四面緊追於八月二十三日趕上殺死賊衆陳阿巴身中一鎗自刎而死已割首懸示其普有才自拘拏威遠土官之後卽查出伊在三圈地方官兵

一到伊倉皇止帶數人及其子逃去伊妻被搶入
擒獲餘賊俱被擒殺續於慢朋地方土人殺死伊
子阿黑勒及隨從之賊普有才僅剩隻身止須留
弁兵數十人在彼細細搜查自能弋獲叉野賊頭
目三肮搭亦已帶十二人在元江投出現今野賊
根株已除臣將兵練暫留在彼月餘飛令叅將張
應宗率領將備將零星餘燼再行搜淨併相度形
勢詳細具報臣熟商詳籌永久善後事宜另行具
奏請
疏并勦賊始末一竝詳

旨所有野賊已平情由謹先具摺奏

可嘉之至

聞至威遠土知州刀光煥匿賊之處臣謹遵

聖訓平心查審務期公當足以服土人之心今衆證明

白其子弟俱俯首無辭惟刀光煥尚恃土職稱係

伊子及弟所做之事伊不知道亦容臣另疏具

知道了

題再臣更有

奏者貴州一省諸事廢弛未經整頓臣雖於錢糧一

項諄囑撫臣毛文銓就近將水銀及礦廠二事查

明實

奏又定廣苗情一事臣業將汛兵改歸定廣協將廢

弛副將陳元勲

題叅在案但撫心自問實未及如雲南一槩料理何

敢粉飾於

君父之前臣罪實深伏乞

遠隔一省自屬鞭長莫及兼值撫臣庸平而連年軍需等項又日不暇給所以未遑料理耳何罪之有

皇上敕部嚴加懲治再臣細思貴省錢糧一項撫臣毛

文銓前在雲省藩司出入稽查最爲詳慎今必能

一一清楚至貴省仲苗恣肆定廣爲最都勻次之

先將兩處辦妥餘即易於爲力但太寬緩則誤事

太嚴急則滋事目今雲南野賊之事已經就緒再

料理月餘一切可了口外軍務糧餉已有成規中

甸善後事宜業已商定又撫臣楊名時布政使李
衞可以料理且雲省情形臣稍已熟悉亦可遙相
酌定臣請於十月下旬輕騎赴黔就近相度機宜
形勢與撫提二臣商酌料理大槩少定再回雲南
總之臣務竭心力不敢掩飾目前必期清肅臣非
敢於輕動細審仲苗情形不稍加懲創難遽言綏
輯安靜軍機間不容髮必就近調度始不失機會
臣謹冒昧奏
聞謹
奏

據奏欲親詣貴州相度機宜但黔省惡苗非滇南土司可比且黔省營伍廢弛已久切勿輕舉當再三慎重爲要至於爾身兩省所關尤不宜輕忽目今西海已平魯魁事定滇省諒無急務矣若至貴州不妨多待數月通盤籌算斟酌詳審而後定議假如事在必行仍須商計萬全徐徐圖之特諭

軍事貴密須出其不意尤宜知己知彼謀定機先一切預備完全臨期神速行之則一鼓而功可成也

奏爲奏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聞事竊雲南麗江土府經臣請改土設流復蒙
聖恩俯准以知府楊馝調補臣諄諄告誡令其盡心整
頓調劑務使土司夷人心皆安穩方可經久茲自
楊馝到任將及一年以來將夷民無名雜差盡行
查免向來土府及頭人苛派陋規酌量一年裁革
二萬餘兩事事休息敎以禮義卽土官亦量留養
贍使之得所今通府土人皆以歸流爲樂卽隣近
土司人民亦俱心服所有土府自改流以後甚爲
安帖情節臣謹據實奏
聞謹

奏

覽奏土府改流以後安帖情形朕甚爲嘉悅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將雲南陸涼州地方之馬厰地築堤設閘導
水開田籌備積貯接濟兵食前已具摺

奏明欽奉

硃批訓誨令仿古井田之意料理實臣意見所未及謹

欽遵

聖訓辦理今臣所開之田因六月間雨水多於每年河

水溢入淹浸十分之四其工本係臣給與者非兵
民之力臣已將種地之人量行給賞其未淹者分
得租米二百二十四石已貯五營義倉備濟兵丁
家口之用臣又思必種稻則須疊埂開畦經夏歷
秋始能收割若令種麥則秋潦已涸之後方種夏
水未發之前已收更爲便利且收麥之後水不甚
大又可播種晚稻雜糧今臣就現在已成之田遣
餘丁十六戶前往與彼處民人分行種麥每八戶
分給田九百畝以百畝爲公田合力共作成熟之
後九分中取其一分以爲五營義倉之積此時低

田未全涸出且係創始先遣此十六戶試行此馬
廠之田若盡涸出約可有二三萬畝俟試行漸定
涸田漸多臣自添撥餘丁陸續料理幷所積米糧
數目再行奏
聞謹
奏
試行井田麥稻兼種之議甚善雖然事貴因地制宜酌
其可而爲之毋因奉有朕諭而勉强遷就也
査雲南設有援勦左右兩協每協額設馬戰兵
三百八十名步戰兵一千三百二十名左協駐

劄尋甸州係曲尋鎮所轄尋霑營地方右協駐
劄羅平州係廣羅協所轄地方兩協原無專城
地方之責亦無護餉解逃之差止以預備督臣
調遣策應而已但督臣親標額設馬步守兵共
五千名全滇各鎮協營星羅碁布一有遣發飛
檄響應卽無援勦二協亦白聲援足用況設援
勦以來從無專用之處卽有調遣亦無用至三
五百名者洵屬閒冗無益計兩協馬步戰兵三
千四百名以及協將備弁歲需俸餉馬乾等銀
並所支米石折色而算幾及九萬兩以

朝廷有用之庫帑贍養積年無用之官兵誠爲可惜目今雲南備兵不便全請裁去臣謬度時勢酌量足用每協應裁去兵一千名止留馬戰兵一百名步兵六百名留遊擊守備各一員千把總共六員改爲援勦兩營歸駐省城督臣標下就近策應旣爲捷便隨標操練更成精銳歲計官兵俸餉馬乾並米石折色又可節省五萬兩有零以資別項軍需其尋甸州地方仍令尋霑營撥千把一員帶兵一百名駐守羅平州地方仍令廣羅協撥千把一員帶兵二百名駐守則營

制汛防亦各有專責矣至裁去之協將備弁令其赴部另補所裁之兵行令督撫提標併通省各鎮協營出有糧缺不必招募卽令裁兵頂補務於二年以內盡行安插入伍庶兵無閒廢糧不冗食其於營伍錢糧均有裨益矣

同日又

有人條奏雲南援勦兩協兵冗應裁朕未深悉情形故將奏摺發來汝看汝其詳加斟酌如係有益之舉卽作爾意具疏題請若有不合宜處將不應裁改情由備細聲明具摺奏覆

奏爲遵
旨覆奏事竊臣蒙
皇上發交條陳裁減兩協兵丁奏摺一件奉有
硃批臣查此摺所奏可行惟所裁之數過多又欲將兩
協裁剩兵丁移駐省城未爲允協此事臣到任之
始亦謂兩協之兵似可全裁及細察情形前人設
立亦有深意未可以目前無用遂謂其非蓋督標
有兼顧兩省之責特設此兩協復處之近地以備
兩省援應之事急速調遣且使督標有以重制輕
之勢原制多設馬兵而不分汛防者亦以便於隨

時隨處皆可調遣應援之故但兵額稍多可議酌
量改減若竟欲裁成五六百兵之小營則徒存虛
名無濟實用實廢督標兩臂又條奏內稱兩協兵
丁各留百名防守尋甸羅平二州餘者應調入省
城查尋甸羅平二城界連川廣逼近玀苗實資兩
協之兵彈壓且兵丁住久田廬園墓皆在於彼省
城既無房地且一遷移又有搬家道路之費而省
城食米價亦貴於兩州此節不便於兵且在事勢
亦有未可前此臣因中甸內附地方寬廣應議設
兵防守又楚姚一鎮統轄四府汛廣兵單總兵南

天培摺請添兵奉

旨令與臣商酌臣議將兩協兵丁共裁減一千名又酌

量改馬設步改戰設守擬於中甸一帶地方添設

兵丁一千四百名於楚姚鎮添兵六百名移此就

彼不須多增餉銀即可添出兩處之兵將改添中

甸營兵情節咨呈大將軍年羹堯俟其酌定覆到

後方始具

題今已覆到以爲可行令臣具

題除容臣另行具疏詳

奏外所有奉到條奏之事臣業已酌行情由謹繕摺

奏

聞并將原摺恭繳謹

奏

詳閱裁改之議可謂一舉而兩得甚屬允協前此各情

節知道了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五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事竊查貴州定番廣順二州地方仲家苗於通省諸

苗之中性尤兇悍苗頭阿近更爲不法住於散幹

倚恃山險并其弟阿卧廹脅附近之苗隨從爲非

歷年刼殺臣屢次切責定廣協副將陳元勳令其

整頓一味支飾因循臣已具疏

題叅定廣距雲省二十站摘印文尚未到之間乃陳

元勳忽思僥倖拏獲阿近以塞目前之責不報上

司帶兵徑往被阿近等潛伏高崖弩傷兵丁三人

兇苗未獲臣摘印文到拘看續經提臣趙坤商會

用兵圍攻委遊擊卜萬年等帶兵二千四百名勦

捕賊又弩傷官兵二人臣以彼地苗寨頗多向受

其廹脅必先離其黨則阿近勢孤易擒隨飛諭文

武各員務先曉諭各附近苗人官兵所欲擒者止

阿近等數人餘俱無涉爾等不隨助阿近者可自
居本寨官兵秋毫不擾若與阿近聚在一處者定
行剿除并張示曉衆撫臣毛文銓所行與臣相同
各苗隨各歸本寨且爲官兵耳目官兵進至底塘
阿近勢孤逃入深箐遊擊卜萬年帶兵搜山入箐
於十月初七日先獲阿臥及其家口并賊黨阿柴
阿戎阿愛阿保阿雄等續於十四日夜已獲阿近
阿近既擒則定廣之賊魁已除各苗聞之亦自斂
跡但散幹一帶地勢深險仲苗甚多應趁此商酌
永遠寧帖之策再黔省他處多苗地方亦須整頓

料理今雲南各事稍竣容於大計拜疏後臣照査
邊之例輕騎減從前往貴州與撫提二臣面商詳
細料理再行具
奏及拏獲阿近業經會
奏外理合將臣欲赴貴州情節繕摺奏
聞謹
奏
前經有諭總督乃統轄兩省第一職任一切舉動不可
忽畧輕騎減從雖云美舉亦豈可拘定而不隨時變通
也

聞貴州官兵於今歲四月八月兩次被辱且漫無紀律將熟苗廬舍焚燒恣情搶擄以致激變從逆爾暨趙坤毛文銓何故隱瞞不行奏聞今因阿近隨經就獲現在諭部議敘爾等爾等當感朕宥過賞功之恩莫謂朕於前事竟不知悉也嗣後舉凡地方大小事件絲毫不可諱飾一一據實奏報若再如此隱瞞定即重加處分不更寬貸矣爾於違律妄動之劣員俱查明嚴行叅處示懲趙坤猶堪提督之任否依朕觀之甚覺因循罷軟從實奏來再者副將金懷璋爾已廉知其不職既欲叅劾為何又復中止亦明自具奏以聞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十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雨雪情形事竊照雲南入冬以來未得足雨少覺旱

燥於十月二十八九至

皇上萬壽日連得甘雨四郊霑足豆麥暢茂又冬至日

復降大雪雲南地暖得雪最難父老皆以爲來歲

大豐之兆此皆我

皇上愛民如子

至誠感召之所致貴州雨水亦皆匀足理合具摺奏

聞謹

奏

覽雲南雨雪情形朕懷曷勝慰悅全賴爾等封疆大吏

恪秉一誠有以感格

上蒼垂憫錫佑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查貴州苗情現今已將阿近拏獲又滋事之苗

頭羅三龍土司薛世乾皆已拏獲又苗頭阿教現

在設法擒拏皆有頭緒雖可籌調劑之事但貴州

諸苗之中仲家一種固最為頑惡然各苗亦多搶

殺之事人多云由於苗性記讐嗜殺而然臣細察
之皆起於圖利其復讐亦借端實利其所有嗜殺
亦有故乃欲得彼財凡他人銀物一經其目必生
心搶殺奪之而後已然貴州民貧有銀物可搶者
亦少惟綑賣一節實啓生苗搶殺之心貴州接壤
四川四川人價頗貴川販往往囑託貴州土棍又
復勾串諸苗俾綑掠人口互相授受輾轉獲利諸
苗爭相効尤故搶殺之事由於報讐及圖財者居
其半由於搶人者居其半若能止綑賣之風則諸
苗搶殺之事可十減其五但其中弊竇尚自多端

貴州各土司地小人窮多以窩販窩盜爲事而劣衿亦把持隱蔽共爲椿主兵丁坐汎亦復賣放是以治緝販之法未嘗不嚴然不將各種弊竇詳酌整頓此風終不能息再貴州有拏白放黑之習如此人與人有讐或爲人所搶已身力單不能報復即尋一有力之家或搶其人口或掠其牲畜暗插標紙說明情故令彼家代爲報復或爲贖取然後還其所掠臣查禁不遺餘力近此習頗息然必更加嚴密請

旨定重處之條始可永示懲戒杜絶惡習再貴州各府

州縣與各省接界之處土司夷目亦多互相搶殺之事宜隨處拏獲隨即處治不必存彼此之見不可護本省之人即可消弭釁端不致滋事又黎平府與湖廣五開衛同在一城官分兩省事勢不便應行籌畫又貴州大定一鎮在兵稠苗靜之處兵額稍多定廣一協在兵稀苗頑之處兵額反少亦應減多益少以上數事及散幹善後之策臣皆已將調劑之處詳細籌慮俟到貴州再面商撫臣毛文銓提臣趙坤叅酌熟計容臣具疏會

題外謹先繕摺奏

聞謹

奏

覽奏深愜朕懷此一番卿須悉心籌畫務將各種陋弊
釐剔淨盡一應事體料理妥協方好朕另有諭卿及該
撫提之旨隨後頒發可會同詳議具奏以聞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事竊查雲南開化府與交趾都竜厰接壤向日交界
以賭咒河為界係一大河後因其地曠遠多有刦
殺之案又適值交趾之賊攻刦各寨總兵知府既

畏處分又憚救援之勞遂將塘汛移入內界稱此
外係交趾地方另指一小河強名爲賭咒河其實
棄去疆境一百餘里內有六寨人戶田糧俱歸交
趾迄今四十餘年歷來知而不言者因都竜廠廣
產銀銅內地及外夷俱往打礦貨物易消貿易者
亦多總兵設汛稽查暗抽私利恐說出舊界則一
經淸查此弊亦露近經客民開銅山呈出舊界藩
司李衞詳報前來臣以銅礦事小疆境事大委員
確查總兵閻光煒尚阻撓隱蔽後經查出六寨舊
納糧額及塘房舊址臣隨移咨安南國王准其咨

覆尚支吾牽賴目今臣又將詳細情節再行移知
俟其覆定詳行具奏請
馮允中爲人老成但恐過
旨至內地人民出口之處查新總兵馮允中人明白實
於粗率若見解猶屬明白則於此等事洵非所難矣
心辦事臣令就近詳查情形或應槩行禁絕或竟
立一關止禁硝磺鉛鐵等物不禁貨物抽其課稅
以資軍餉何者爲宜詳細查報俟其查到臣再詳
酌具
奏外謹先將情節繕摺奏
聞謹
奏

全在爾悉心斟酌行之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照雲南按察使張謙去年甚病兩月有餘後漸

痊可今年自入冬之後行步常多傾跌精神短少

不耐勞劇臬司刑名總滙衰病之人難以勝任臣

謹遵

旨奏

聞又邇來臬司張謙與藩司李衛不相和衷蓋緣李衛

才情敏而稍輕視同官張謙遲滯鈍緩又因存不

甘之心愈加偏執臣經屢行密加勸戒尚復時有
參差謹一并奏
聞抑臣更有請者張謙係業將病廢之人已無可復加
策勵之地而李衛以有用之才往往盛氣凌人亦
係稍過臣爲
國家成就人材起見伏乞
皇上密加訓勵則才器之美加以涵養愈益深醇遠大
矣謹
奏
朕屢經嚴厲教誨矣可惜李衛如是質器性欠和平偏於尚氣爾毋因朕信用遂過爲俯就上下體統如何可紊若縱容至於愆尤日積非爲國家愛惜人材也當再三訓飭之朕斷無輕爾而重李衛之理觀伊心胸本領俱好須極加琢磨期其堪以上進方不負朕求才若渴之意
此奏甚合朕意已有旨矣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

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前赴貴州於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到雲

南省之易隆驛恭接臣前

奏摺欽奉

硃批聖諭訓臣治苗方畧洞晰周詳無微不悉臣惟有

朝夕敬繹事事不敢輕忽謹愼周密調劑料理所

有事宜容臣相度商酌再行陸續具

奏外臣謹將奉到

聖諭繕摺奏
聞再臣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已到貴州之普安州合并
陳明謹
奏
知道了爾辦理諸事朕心一無顧慮也
同日又
奏爲奏
聞調營拔補千把事竊查雲貴兩省拔補千把雲省迤
東各營送臣衙門考驗迤西各營送提督衙門考
驗貴州通省千把俱送提督衙門考驗雖拔補之

處原無成例必令以本營之人拔補本營之缺但
歷來皆以本營拔補本營習以爲常相沿不改臣
到任兩年以來留心細察情形以本營拔補本營
實屬未妥蓋以本營之人同爲兵丁一旦甫爲千
把卽立體統規矩其勢甚難有志者纔欲約束則
衆兵怨論卽同輩之千把亦羣笑羣非衆情不協
只得緘默其不肖者且遮蔽兵丁之過附和兵丁
之言膠固黨比甚至將備稽查管束亦不易爲力
臣請嗣後由臣衙門及兩省撫提二臣衙門考驗
者俱將本營之人考定拔補之後卽調外營一員

與之對換則新舊之員皆可漸次換易不在本營
矣再此調換止就近營不調過遠之處俾省搬移
盤費若同城之營仍不准調至慮營伍換易各員
或有不能熟諳之虞臣查各營將備皆非本營之
人然不乏熟諳之員是熟諳在於留心不在於本
營且千把果拔能員則本營熟諳之兵皆供其驅
使更可收指臂之效臣從整頓營伍起見謹據實
奏
聞請
旨謹

所議是雲貴照此而行

奏

覽雲督高其倬此奏甚屬得理若應通行於直隸各省

該部確議奏覆飭令直省一體遵行其中倘有不盡善

處亦即聲明毋得迎合朕意

同日又

奏爲奏

聞節省鉛價幷調劑錢法事竊查雲南開局鼓鑄以倭

鉛四分配搭計四局一年共應用倭鉛六十七萬

六千餘觔俱照市價採買各局遠近不一幷馱脚

每百觔共需四兩五錢臣亟思另自開廠以供鼓

鑄外訪得雲南之快澤河向曾出產倭鉛委員招
採所出不旺節省有限仍不敷用又訪得貴州地
方之馬鬃嶺齊家灣確子窰等處亦有倭鉛礦硐
因通知撫臣毛文銓委員會同查勘招開已經具
奏今各處皆有成效雲省每年買運黔廠倭鉛五十
萬觔供鑄一年約節省銀七千餘兩臣查雲南省
自雍正元年十二月開鑄以來迄今已將一年四
局共鑄錢一十七萬五千九百餘串計搭兵餉及
驛堡工食放錢八萬八千九百餘串除初開鑄各
匠手生誤卯現在趲鑄外今已存錢五萬六千餘

串又雲省寸步皆山不通舟楫流通運轉制錢須用脚價是以各近局之府州縣有錢行到其離局數百里千里者俱不能到以致壅積省城錢價漸賤臣與撫臣楊名時布政使李衞設法買運發各次近之府州縣行消目下錢價雖已漸平但雲銅非鼓鑄無法可消源源鼓鑄將來日積日多若不早思調劑恐致價賤病帑病兵臣再四思維不得不即請以錢局節省之項仍爲流通錢法之用查雲南本省既尚有遠僻之府州縣止須運錢之脚價即可流通似可不必計及他省但一省之地有

限恐仍虞壅積又查湖南湖北從前以糧船載回
制錢行消今已久停聞彼地現今每錢一千可賣
銀一兩一錢若運滇省之錢到彼每千工本及脚
價約銀一兩三分三釐亦少不敷臣爲流通制錢
起見謹冒昧請以雍正三年節省倭鉛之價添補
運脚先儘本省遠地流通遠地旣遍再酌運售楚
省統請於鑄務內一并奏銷庶錢法流通滇銅亦
無滯積除容臣再與撫藩二臣詳細斟酌具疏會
題請
旨外謹先將情節具摺奏

聞謹

奏

流通制錢之議甚是仍聽該部議覆遵行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

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安

卿之可嘉處朕殊褒獎不盡古人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此語誠然不謬朕視卿實覺日重一日也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事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貴州大定鎮總兵官

丁士傑到貴陽府臣出郊跪請

皇上聖安丁士傑口傳欽奉

聖旨你馳驛前往貴州你到時大約總督高其倬還在

貴州可傳

旨說朕放他總督時以爲他寬厚和平如今看來他做

從前謂伊不過是一

係有爲有守上好封疆大臣

朕旨原係

的著實很好你就對他說朕著實贊他欽此竊臣才

識庸愚蒙

如此丁士傑傳述差誤矣

皇上簡任總督毫無報稱夙夜難安乃荷
天語褒嘉跪聽之際感愧交集惟有愈加黽勉冀少答
知遇隆恩於萬一耳理合具摺恭謝
天恩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貴州調劑事宜臣已就臣愚昧之見會商具
奏外更有一事雖屬甚微然於苗情亦有關係查諸

苗之中仲苗之弩最毒恃此拒捕然皆伏於箐內施放所離頗遠中人所入不深原不甚傷無如其藥極毒纔破皮肉卽難救治從前督撫亦曾設法收各苗之弩以除此害其實深山野苗之弩究難盡收臣近訪得苗弩藥有二種一種係草藥一種係蛇藥草藥雖毒熬成兩三月之後卽出氣不靈蛇藥熬成數年可用然單用蛇汁其毒止能潰爛仍有治蛇之藥可醫更有一種蠻藥其名曰撒以此配入蛇汁敷箭其毒遍處週流始不可治聞此撒藥係毒樹之汁滴在石上凝結而成其色微紅

產於廣西泗城土府其樹頗少得之亦難彼處蠻人暗暗賣入苗地其價如金苗人以爲至寶臣非敢欲借此卸過於鄰省但旣知有此不敢不思杜絕之計伏乞

皇上諭廣西諸臣密訪如果有此樹請令認明形狀盡行砍挖再旣有此藥恐亦有解治之方亦令訪求臣現今亦在雲貴兩省內捐賞遍尋解毒之術若毒弩可解亦治各省苗蠻之一端臣謹具摺奏

聞謹

奏

此奏甚屬可嘉君臣間如此互相推心見誠方是已特
諭廣西撫提李紱韓良輔等訪求矣

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貴州巡撫臣毛文銓貴州提
督臣趙坤謹
奏爲奏
聞古州八萬情形事竊貴州一切調劑苗地事宜臣等
已經會同具疏詳
奏此外尚有黎平府之西南都匀府之東有生苗地
方一處名曰古州八萬其地歷來未入版圖不納
賦稅亦不容外人走入間有他處犯罪之苗逃入

其地者彼地之苗卽綁縛送出其內稻田甚多出
白蠟桐油棉花及各樣木植週環皆山中有平川
四處皆方二三十里一總延袤五六百里中有一
河下通湖廣之洪江口上通貴州之重安江重安
江水小不能通裝載之舟其洪江口可通小舟楚
民間有載鹽紬等物換彼白蠟棉花彼地之苗亦
不容客人亂走及入其內地村寨止許到其沿河
之十一村內住下令人伴著換貨一完卽令起身
不容多住亦不容多問聞其內總頭目名曰紀總
其下辦事兩大頭目名曰金悶金勾其餘小頭目

甚多向時風俗極爲渾朴並不多事近來亦頗收
留湖廣江西之漢姦及貴州犯事逃入之苗不肯
放出其中識字者甚是敬重查此地生苗最衆甲
弩亦多既容留漢姦恐必致教之生事不可因目
前無事不預行留心籌畫但其內中不容外人到
去欲得彼地實在情形頗難臣等現在暗暗密行
設法查看得其確情如果應防範或可招降即再
行會商具摺請
旨若可靜治無事亦行詳細奏
聞謹先將情節會摺奏

聞謹
奏
確訪情形然後定謀乃係極善之舉但不涉喜功牟利
理所應爲者卿等悉心籌畫務圖萬全而行之可也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叅奏事竊照原任貴州威寧鎮總兵麥世位在
威寧鎮時私占長隨糧四十名經護理印務副將
張禹謨查出募補又借藩庫銀二千一百兩臨行
令將備以各員親丁糧抵還雖未尅扣兵丁實苦
累屬員經接任總兵石禮哈查報臣一面移咨廣

湖省督撫令麥世位來黔清完臣謹具摺參
如應題奏仍行具疏題參
奏又原任雲南永順鎮總兵李根潤已經自行奏報
起程日期復行住下要與將備算賬索要不已臣
屢檄查催口稱患病又不呈明李根潤係奉
旨令其赴京之員任意遲延臣亦謹行參
有旨諭部矣
奏又貴州學臣王奕仁考大定棚有畢節生童邵藩
爽張時煥等指應考童生邵汝鈞爲奴隸不容赴
考又將邵汝鈞及保廩楊炳毆打並搶去邵汝鈞
卷子學臣王奕仁將伊等褫革枷責在案後據鎮
臣石禮哈禀稱伊等所爲比河南封邱縣劣生更

爲不法臣隨面訊大定州蘇霖泓生員童生鬧者不及三十人無聚衆之處又伊等未入州衙亦無擁堂罵官之處此不過如他處攻打冒籍之事學臣王奕仁革頂枷打已足蔽辜無庸再懲臣謹一并奏

聞謹

奏

大定棚生童情節知道了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寛宥事竊臣前將苗頭阿近等業已就擒并臣欲
赴貴州情節具摺奏
聞奉到
硃批諭旨臣跪讀之下不勝祗懼不勝慚悳臣罪戾至
重
皇上不加重處俯
賜訓飭令臣改悔復
諭令議敘臣益加惶愧無地自容嗣後惟有痛加省改
一切大小之事絲毫不敢隱諱一一據實奏
聞查雍正二年四月內定廣協副將陳元勳遣把總周

正帶兵二百名令擒捕阿近兵力甚單此陳元勲
調度失宜之處有落木一寨仲苗雖暗中與阿近
通同然未顯然相助周正宜先撫定此寨以孤其
勢然後再謀擒阿近方合機宜乃周正先即攻掠
此寨火焚房屋以致此寨仲苗及他處者助阿近
拒敵傷兵八月內副將陳元勲自帶兵弁冒險直
入希圖徼倖擒獲阿近阿近據險弩傷兵丁陳元
勲先行退走臣前摺所
奏即係此事周正陳元勲臣俱已咨革衆革臣未將
放火失利之處陳

奏臣罪至重何敢粉飾又後調兵二千攻擒阿近有
遊擊郭世發領兵五百前進至谷藺寨此係青苗
非仲家寨中之苗皆已避入箐內郭世發帶兵在
寨內駐劄夜間失火燒其草屋青苗謂伊等無罪
為何燒其房屋遂到寨邊放弩亂打傷兵兵亦放
鎗傷苗此遊擊郭世發統馭無能之處容臣具本
嚴叅至提臣趙坤操守尚好臣前經摺
奏此次臣勸其勉力整頓伊亦未嘗不奮發感激亟
思仰報
所論是趙坤歷練世故狃於善柔大凡年邁人多蹈此
聖恩但臣留心細觀其人雖長厚然短於籌度亦稍染

種陋習已有旨矣

因循之習貴州當方要整理之時必能籌畫振作

而又能安詳鎮定之人方可使營伍地方日有起

公當之至

色趙坤似不勝此時之貴州然非不好之提督臣

謹據實奏

聞伏乞

睿裁再查左協副將金懷瑋弓馬頗去得居官中等因

伊有隨帶之人在營當兵差操間有不到遊擊徐

成正說其不是伊將各兵革伍另補然與徐成正

借他事相鬧都來告訴於臣臣調至省城當衆武

官之前問明卽嚴加訓責令其改過彼時責備之

際原有你不護隨丁即行革伍固是但過後如何挾持私怨本該叅處之語此係當時即行訓責發落實無欲叅中止之處臣謹將情節明白具
奏再臣自貴州回曲尋鎮總兵楊鯤向臣說金懷瑋近來甚是懶惰自臣往黔之後竝不操兵臣現在詳查若果實在如此取巧偷安之人臣即行嚴叅不敢徇庇至貴州尚有應行調劑之事俟臣查確
此人大約不妥若審度別無可惜處去之爲是
籌妥方敢詳
是
奏臣謹繕摺恭謝
天恩併陳罪悃謹

奏
所奏俱悉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交阯舊界詳細情節事竊照雲南開化府與交阯接界有内地舊境失入交阯因開銅礦查出布政使李衛詳報前來臣以銅礦事小疆土事大隨批踏查有完糧舊額塘汛舊址移咨安南國王據其咨覆尚牽賴支飾臣又委開化鎮總兵馮允中令其親身詳查業經具摺奏

聞茲據鎮臣馮允中報稱奉查內地舊界親身踏量至
都竜廠之對過鉛廠山下一百二十九里又查出
南狼猛康南丁等三四十寨亦皆係內地之寨被
交阯占去不止馬都戛等六寨據開化府志及土
人之言皆以此鉛廠山下卽係舊界內一小溪卽
係賭咒河但此溪甚小不應與外國分界之處指
如此小溪且謂之爲河復細查雲南通志圖考內
刊載開化南二百四十里至交阯賭咒河爲界因
細問土人過都竜廠一百餘里有一大河今交阯
呼爲安邊河以道里計之正合二百四十里此方

是賭咒河以此分界方始符合等語臣又再四反
復細查通志開載開化府南二百四十里至交阯
賭咒河則安邊河爲賭咒河無疑然一百二十里
之境人何以皆知之二百四十里之境人何以皆
不知蓋緣此一百二十里失去四十餘年年老之
人皆能記憶二百四十里之界不知失於明季何
時事久年淹故土人無能知之者臣前查時亦止
知有一百二十里一層不知有二百四十里一層
實是臣疎漏之罪若以舊界應將二百四十里之
境徹底取回交阯之都竜南丹二廠皆在此內交

阯久倚此二廠以爲大利必支吾抗拒且必謂臣
等圖其礦利故揑辭陳
奏但臣叨任封疆
朝廷境土臣以尺寸爲重謹詳奏請
旨恭候
聖裁謹
奏

覽奏交阯舊界有遠近互異等情朕思柔遠之道分疆
與睦鄰論則睦鄰爲美畏威與懷德較則懷德爲上據
云都竜南丹等處在明季已爲安南所有是侵佔非始

於我朝也安南自我朝以來累世恭順深屬可嘉方當
奬勵是務寧與爭尺寸之地況係明季久失之區乎其
地果有利耶則天朝豈宜與小邦爭利如無利耶則又
何必與之爭朕居心惟以大公至正爲期視中外皆赤
子且兩地接壤連境最易生釁尤須善處以綏懷之非
徒安彼民正所以安吾民耳卽以小溪爲界庸何傷貪
利倖功之舉皆不可爲訓悉朕此意斟酌行之
諭雲貴總督高其倬貴州巡撫毛文銓提督趙坤等知
悉聞黔省狆苗最爲不法前於三四月間輒敢蟻聚搶
奪集市定廣協副將領兵驅逐官兵多被損傷至八月

問爾撫提會調兵丁二千名委員進勦於九月行至定
番州兵丁強買民物喧鬧罷市暮抵谷蔺地方夜火不
戢又復焚燬熟苗五寨以致民苗合圍射傷官兵夫師
出以律乃沿途騷擾平民激變熟苗種種強橫漫無法
紀竟至如此且前後虧折官兵爾等俱匿不奏聞何也
狆苗及紅黑諸苗之巢穴附在各州縣者種類不一出
沒無常安保其再無搶奪之舉朕意與其有事而加勦
撫孰若未事而預爲計畫黔省文武各員委靡成風非
伊朝夕爾等須大爲整頓一番身先倡率文自司道以
至府州縣衛惟撫恤是務武自鎮協以致叅遊備弁惟

操練是勤務使民無派累之苦兵無怠玩之習將見各
處向化熟苗必皆舉踵企慕擇其頭目中淳良可用者
命該管官宣播恩德加以優賚俾各愛養所屬以備驅
策其有干紀犯科者從而重懲以示儆戒不一二年間
則內地之兵民莫不感激奮勵已附之夷人胥皆畏威
懷惠彼犵苗及紅黑諸苗多與漢姦聲氣相通自當俛
首帖耳望風惕息猶敢縱肆猖獗乎設有怙惡不悛者
亦必審查果係族類衆多稔惡渠魁始遣熟苗頭目先
行招撫撫之不從然後行知所在將弁塞其奔逸之路
一面命熟苗頭目率伊部落前往勦捕大兵從而繼之

自獲全勝所獲牲畜等物即須賞熟苗酬其功績將勞
效尤著之輩或奏請賜一職銜如是平定一二處則其
餘不待招撫而歸誠恐後矣試思安內攘外恩威並濟
使兵民愛戴苗夷效命輸誠非爾等大吏督率屬員盡
心籌畫之責而誰責耶至於直省各員俱有火耗羨餘
畀之養廉以絕苞苴黔省錢糧額寡耗羨無幾或以養
廉不足加派民苗然州縣員缺較他省無多猶易為設
法莫若將各項陋規通盤查清即以本省之所出還濟
本省之公用似屬允協聞自巡撫提鎮及司道等官各
有納糧官莊每歲收米千百石至數十石不等府州縣

亦間有之此皆國家正賦豈容私行隱佔又聞貴陽鎮遠安順普安四處榷稅每歲抽收一二萬金而報解正項不過數千思南威寧黔西大定畢節等處俱有過往牛馬銅鹽并落地等稅每歲可收至八九千金少亦不下二三千金而報解正項不過數百此等府州縣養廉太覺有餘至若都匀思州石阡平越獨山麻哈廣順定番清鎮安平等處養廉又甚屬不足一省之中豐嗇懸殊安可不爲調劑且以安順貴陽之美缺而反多虧空蓋緣出息既饒則逢迎路廣需索多端又兼自奉奢靡所以虧空有必然之勢而該上司既受其餽送被所挾

制不得不為徇庇地方之弊寧有大於此者嗣後爾督
撫應將各處稅課逐一清查每年盈餘若干量留該管
官養廉餘者貯庫并將文武各員所佔官莊交納之米
盡數貯倉閩省錢糧耗羨一總提解合此三項通行會
計自巡撫司道以下及府州縣分別衝僻繁簡酌定養
廉之數而派與之如此則溥遍均平缺美者無虧空之
虞缺苦者亦不致科累民苗上下俱無染指各員咸得
奉公盡職矣再者除養廉外量存數千金貯諸司庫以
備賞犒兵丁苗猓之用亦未始非裨益地方之一助也
爾等其周思詳議具摺陳奏務令官民兩賴可以永久

行之無弊庶幾地方寧輯民苗樂利以副朕懷遠籌邊之至意特諭

雍正三年二月十三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欽奉

上諭事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臣奉到

硃批奏摺匣內欽奉

上諭一道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萬方在宥

睿鑒無遺於治理黔苗調劑黔省之法悉煩

聖慮委曲周詳臣自愧奉職無能慚悚無地隨卽敬謄

密封交貴州撫臣毛文銓提臣趙坤恭領欽遵外
睿鑒查從前定廣及谷藺將弁約束無法兵丁被傷所
皇上有情節臣前已繕摺遵
旨詳奏臣罪至重悚惕靡寧伏乞
皇上嚴賜治罪臣心始安再臣恭讀
聖諭令臣等躬爲倡率振作文武各員委靡之習使民
無派累之苦兵無怠玩之弊擇向化熟苗之淳良
者加以恩義復查生苗中果係族類衆多稔惡渠
魁酌行撫勦平定一二處其餘自必歸誠恐後
聖諭所示皆治苗之要法至明至當嗣後臣務奮勉振

作與撫提二臣悉心盡力一一欽遵以期成效至
各官官莊米穀稅羨及通省錢糧之耗羨將三項
一併淸查通行會計酌定養廉各員皆得盡心於
吏治不致加派民苗此外量存數千金以備賞勸
兵丁苗猓之用一節臣謹會行徹底淸查詳細料
理方敢備悉具摺奏
聞請
旨爲此謹
奏

總之凡事不可稍存瞻徇顧忌必纖毫無隱爲要能若

此則內外合爲一體上下共作一心何愁吏治民生之不能盡美盡善也勉之勉之

同日又

奏爲欽遵

聖訓恭謝

天恩并陳下悃事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臣奉到

硃筆密諭一道蒙

皇上諭知年羹堯奏臣不稱雲貴總督之職并蒙

聖心俯慮恐臣爲其所愚陷於不是如有自應料理之

事

指示臣以各自辦理惟求諸己欽此欽遵臣跪讀再四
不禁涕淚如雨感激振興雖粉骨碎身何能仰答
高厚於萬一除臣庸下之見另摺密
奏外臣謹刻骨鏤心仰記
聖諭不敢一刻暫忘不敢一事稍忽伏讀
皇上密諭內有朕命爾事事問年羹堯之前諭大錯矣
愧乏識人之明
今書此諭與爾朕亦愧之等
諭臣心動淚下此我
皇上聖不自聖處乃亘歷代帝王所不能及處臣仰瞻
我

皇上御極以來所以待臣下者皆一片至誠臣下稍有寸善卽

褒賞之惟恐有不及臣下如有過失卽

教戒之惟恐其不改卽如

皇上前後賜臣之

諭旨因見年羹堯邊事稍熟卽

朕之所賴以對

天地

祖宗者只此一誠耳

教臣以凡事和衷及見年羹堯行止乖張卽

慮臣爲其愚陷

皇上待臣下如天地之仁天地之公更何愧於臣下惟

臣子仰愧

皇上耳至臣之與年羹堯臣本非後進受其栽培提挈

之恩又臣生平器小硜硜守分不肯爲夤緣趨附

籍隸八旗不涉親故之人蓋少

之行彼此原在一旗又是聯襟然起初相見極稀

交情亦淡後欽奉

聖祖仁皇帝特旨令旗下翰林俱在

國史館幫修功臣列傳從此在一館行走日日相見

臣謂年羹堯才長可以勝繁劇之任年羹堯亦知

臣拘謹不敢爲敗檢之事以此相知實非因親戚

綢繆自年羹堯爲四川巡撫之後十七年不相見

或半年一年亦有間二三年者有書札問候然昔

朕皆洞悉且聞爾向甚輕之

日相知之舊意尚在是以臣前於

皇上之前不敢隱諱曾

此亦不過推朕意不言耳

奏稱與臣相好不謂其遂至誣及臣之操守名節其

謂臣不稱雲貴總督之職臣毫無所辨臣實是一

至無能之書生原無封疆之才過蒙重任才實不

何乃謙遜至此殊堪發一大笑朕謂勝任綽然有餘但

及日夜自懼常思辭卸重負討一臣力能勝任之

如前盡力爲之

職掌以竭犬馬之報即對巡撫兩司亦曾言之因

受

恩深重跡涉憚勞不敢遽

奏欲俟得覲

天顏之日面跪陳請是臣不稱職任之處臣亦自知自

懼年羮堯知臣甚確至謂雲南刑名錢穀鹽政銅

政均屬不可問不過因路遠蒙蔽之語臣不能無

辨臣在總督任內除每年存留銀二萬六千兩以

爲賞賚養廉之用此外實無所染指雲貴萬耳萬

目共見共聞何能掩飾若謂臣於此中有曖昧臣

實一無所取可以上對

君父質諸天地鬼神若謂容他人作弊臣自不爲而爲

他人臣雖至愚亦不至此以此誣臣臣實不甘伏

乞

朕所悉知者

皇上命員徹底清查則臣誣得白名節亦全矣抑臣更
有冒瀆
天聽者臣弟高其倬由武進士蒙
聖恩賞授侍衛臣正謂從此或可學習成人今忽得家
無庸愁慮
信知年羹堯將臣弟挑帶陜西臣不勝愁慮懇乞
聖主格外之恩賞賜調回仍在侍衛上行走則臣與臣
弟均沐
皇仁於無曁矣所有臣欽遵
聖訓恭謝
天恩及詳陳下悃之處臣謹繕摺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恐卿不喻朕之意向故日前明白降諭今覽此奏知已洞徹無遺矣且語語深愜朕心可嘉之至夫復何諭各種情節俱明高其倬候遇便調回

同日又

奏爲密奏事竊臣奉到

密諭一道所有微臣欽遵等情已另摺奏

聞臣更有密

奏者年羹堯近來舉動
聖鑒已洞悉無遺我
皇上天地爲心思所以保全之者已無微不至然賞罰
乃
皇上治天下之公柄亦恐不能獨爲寬假臣觀古來人
臣稍有功績而驕滿者處以閒地與假以事權其
事遂迥然不同年羹堯旣不知自處惟
皇上有以處之臣以爲宜早宜預伏惟我
皇上天縱聖神知明處當臣庸下之識所知淺小何敢
妄言但事關重大犬馬寸心不能自已不敢畏禍

不以奏

聞若因其言臣之短卽思報復因

豈有如是著想之理

皇上賜諭卽揣摩具

朕深悉卿居心爲人斷非此等作用

奏稍有此心明難逃

皇上之誅戮暗難免鬼神之殄罰臣臨

奏不勝悚慄之至謹

奏

類斯奏者甚多朕尚惜其才而用其力自另有保全之

道觀伊近日似亦頗知愧悔矣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查雲南阿迷州原有土知州一官係李阿側之

祖李寧和相沿傳至李阿側李阿側之子李思敬

助逆經吳三桂僞授制勝將軍迨後恢復雲南李

思敬不出而令伊子李廷樞投誠仍授爲土知州

後廷樞病故將冒宗之李廷正妄請承襲經本州

民夷控告隨具

題革襲改土歸流在案其後知州王來賓捏詳各寨

皆係夷民錢糧難催彼時李廷樞之父李思敬尚

在復詳准委爲土催名爲代催銀米其實賣與人

民正額銀米一倍硬收三倍此外隨時隨事之苛派不一而足縱用頭人虐害夷戶李思敬身故又委廷正廷正身故又委伊子李慧李慧身故又委伊子李興唐興唐身故又委伊叔李純自李純替管以來苛虐更甚派累愈多抗欠正課任催不應反累知州賠墊臣察知此弊又據民夷疊控將李純批革令通判耿覲謨查編里甲而李純暗脅夷人不許完課交官伊盡暗收又加雜派屢次抗欠各項銀共二千七百餘兩數次提拘負固不出是旁甸鄉之一百九十八寨係早經歸流之土竟爲

李純抗占李純一日不拏錢糧一日不完民害一日不去臣酌拘拏之法臨往貴州交布政使李衞總兵楊天縱辦理今已將李純拏獲并於伊家內搜獲鎗礮甲械火藥等物臣將李純發司審追該州夷民無不歡欣現在輸納恐後再臣查李姓一門李思敬會領兵助逆而廷正亦曾教伊子李慧抗敵官兵手字現存多藏兵器世濟其惡一方夷人畏之如虎李純之子姪最親者不過二三人若令仍居故巢恐復貽患臣請并其母妻安插省城設法量給房田在伊等旣無失所地方亦可永遠

甚屬合宜應如是區處

寧帖矣再拘拏李純時阿迷州知州元展成辦理
有方極盡心力臣不敢隱沒謹一并奏
聞謹
奏
元展成若果係可用之材遇緊要缺出援旨題請當越
次超擢以示鼓勵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代繳
硃批奏摺并謝
天恩事竊臣准雲南巡撫臣楊名時咨稱有奉到

皇上硃批奏摺例應具摺恭繳又荷
聖恩賜
御書福字一幅例應具摺恭謝
天恩名時不能敬謹奉摺自慚無地蒙
皇上不加嚴譴
賜停奏摺悚惕靡寧所有奉到
硃批奏摺一封隨繳摺恭請
聖安摺一扣并感戴恭謝
天恩微忱望爲代繳等因咨送到臣臣謹具摺
奏繳伏乞

睿鑒謹

奏

據楊名時日前之奏疏觀之但知有身而不知有君之人也

雍正三年四月初二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爲奏

聞豆麥收成分數事竊照雲南省現今各處蠶豆俱已收割有九分十分收成不等麥子目下有割動二三分處有尚未割動處約計可有八分七分收成

臣所開陸涼州督標馬廠之田麥子亦皆成熟尚

未割動約計九停分一可得麥二千石有零俟收畢時臣料理運到省城臣現在葢建兵丁義倉收貯於內以備接濟兵食現在雲南稻秧已出水數寸到四月二十內外即可分插彼時須得大雨則栽蒔不誤且更廣遍貴州省不種蠶豆種麥者亦少三月初五日有貴陽府近城十五里以內忽有冰雹秧苗果樹稍爲受傷臣謹將情節繕摺奏

百凡悉照此據實直陳方是

聞謹

奏

覽豆麥收成分數朕懷深慰京畿左近春田甚好諭卿

知之

同日又

奏爲奏

聞請

旨事竊照貴州原都匀營守備今調定廣協守備趙文英臣到任之始卽聞此人熟諳苗情實心料理營伍以後留心細察伊前後拏獲川販拐犯比他處獨多一切地方苗情管束化誨事皆得宜故臣前因定廣正在苗情緊要之時請以調補定廣協守備已蒙

聖恩允准在案此次勦捕阿近令帶都勻之兵堵禦山
深箐大伊不但防範嚴密卽趁此便將在逃雞拏
之羅三龍拏獲臣等遣伊之時並未諭及此處伊
竟能相機辦理洵係實心任事之人若不特加奬
拔無以鼓武員奮勉之心查現在有臣劾叅銅仁
協左營遊擊一缺逼近紅苗若以守備趙文英題
補洵屬人地相宜但貴州無題補之例臣未敢冒
昧具
題謹繕摺奏
聞請

旨謹

奏

已照所請諭部將趙文英補授銅仁協遊擊矣似此應
行之事但據實具奏以聞果與地方有益絲毫不必遲
疑朕實信爾無他也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照貴州定廣一帶仲苗最爲頑惡在定番者阿
近爲首在廣順者阿棍爲最阿近已經捕勦阿棍
被仇家藥弩射死故臣於調劑黔省事宜調裁大

定鎭兵安設於廣順州之長寨者貢一帶以資控
壓業經具
題在案玆雍正三年正月內據安順府報稱於雍正
二年十二月內有仲苗焚刦普定縣唐三寨居住
之生員胡種玉等家燒死男婦四命刦去耕牛四
隻等情查係長寨者貢等處之苗恐是阿棍餘黨
撫臣毛文銓一面咨會臣衙門一面會同提臣趙
坤飛檄安順府知府何經文會同提標守備鄔元
度帶領兵役前往擒拏隨據報拏獲兇賊季麻阿
任阿賣三犯供出同夥計盧阿濃四金阿存阿毋

共八人阿毋於上盜時中箭回家身故又續拏獲
四金一名餘計盧等三名潛遁他所俟加緊躧緝
兵役俱已撤回謹將情節奏
聞臣據此地苗情就臣愚昧之見以爲查拏刦掠兇苗
務期必得甚爲要務然平時整頓於前更爲緊要
臣查長寨者貢一帶仲苗最多且頑又連十三枝
及五枝等苗無兵不能彈壓然不得人亦難料理
目下
皇上特放之安順知府何經文實有才守調補之定廣
協副將劉業浚亦是賢員如移兵之處倘蒙

已允所請矣

允准臣務同撫提二臣及知府副將竭力趁此將此一帶徹底料理一番以期安靜不敢以目前拏賊了局遂謂地方安靜也再黎平府境接古州八萬臣前已將大槩情節具

如此方是

奏容臣確行密查茲據黎平府知府趙坦報稱土司林天錦楊秀等招出生苗千餘人投出臣以古州八萬地大人多必透徹知其情形又全局算定然後料理使一了百了方可舉行若圖小利必啓爭奪抗拒之端且林天錦楊秀目下望得土官恐借此打動上司止圖一時僥倖不顧日後利害更恐

即以所屬之苗冒稱生苗希圖欺蔽隨飛飭該府
不許冒受各令仍住原處以俟詳查又寫字與撫
甚是應如是辦理
臣毛文銓及兩司令臣密訪林天錦楊秀果有多
類斯欠精細人員於此等處不宜
事之狀黎平府知府趙坦辦事甚粗不能揆情度
勢與苗疆不宜臣離黎平窵遠容查確另行會
奏外謹先繕摺奏
聞謹
奏
毛文銓心行似少誠實調伊來京面加審視石禮哈雖
係少年朕謂大有可觀爾意以為何如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前奏節省鉛價并調劑錢法一摺欽奉

硃批流通制錢之議甚是仍聽該部議覆遵行欽此除

運消楚省之處臣謹候部議議定遵

已准行矣

旨奉行外其本省遠處各府州縣臣又與雲南撫臣楊

名時布政司李衞熟商此錢若將局錢發消勢必

要動他項錢糧銀兩添補脚價現在民間錢價日

賤不若發銀買市上之錢運往卽以多餘之錢爲

脚價既可不費錢糧而省城市錢漸少則其價自

增一舉兩便隨交布政使李衛辦理省城錢價因
之少平今各處遠府州縣又將充遍省城之錢仍
又壅積惟俟運售楚省之部議議定運轉流通庶
可無積滯價賤之虞至滇黔接壤臣前摺乃請將
錢運消隔境之湖廣不請運消就近之貴州者因
貴州向來從不會行錢恐於兵丁民苗或有不便
不敢輕議上年臣往貴州經過安順府提臣趙坤
及貴西道吳應龍安順府知府何經文同言宜將
滇錢運至貴州以便兵民臣以恐有未便爲言提
臣等云貴州軍民人等皆以無錢行使爲不便每

買日用之物值銀多者猶可若買值二三釐及四五釐之物分兩甚少須用戥秤戥若少昂此數釐之銀尚不敷秤折之數以致日有紛競若有錢行使兵民俱便目今皆甚盼望等語臣又到貴陽訪之兵民其言亦同隨與撫臣毛文銓布政使劉師恕細酌且暫先運錢五千串到黔試行果便再行詳籌不便即可停止今已運送到三千串試行兵民大以為便似可通行從古不會行錢之區雍正

國寶一到兵丁民苗歡欣流通此皆上託我

流通固好既增一省用錢則銅斤又須多購矣然并不

皇上無遠不屆之

美事也
聖德也所運之錢尚不敷用臣再陸續運送然黔省徧
小臣亦酌量可行不敢令壅積又雲省需益一局
全賴烏龍一廠之銅供鑄近忽衰竭查得有貴州
之忙步溝產有銅礦相離頗近向有黔棍偷開屢
經驅禁臣以廠銅有關鑄局帑項不敢避染指之
嫌付之縮手封閉圖作自了之人除已具
題請
旨外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覽奏貴州產有銅礦知道了具題到日候發該部議覆
有旨

工部侍郎臣金世揚謹

奏爲撫臣侵冒軍需挾仇誤公據實陳明仰祈

睿鑒事竊臣一介庸愚至微極陋蒙

聖祖仁皇帝豢養深仁由同知拔至巡撫復蒙

聖主洪恩陞授工部侍郎自知供職無狀百身莫贖

更荷

聖德汪洋曲賜矜全據貴州撫臣毛文銓具

奏臣使用司庫銀兩甚多欽奉

恩旨惟令作速完補不即黜革審究種種
高厚雖粉身碎骨亦不能仰酬萬一曷敢推諉自干
嚴譴惟是撫臣毛文銓與臣原有瓜葛於康熙
五十九年抵雲南布政使任接辦軍需其豆草
均係臣預行辦集豆每石價銀自七錢以至一
兩草每束價銀自七釐以至一分運脚在內即
滿兵折色豆每石領銀九錢草每束領銀七釐
此江浙之官兵以及承辦之委官皆鑿鑿可問
者乃其造報
奏銷時將豆每石開報價銀二三兩草每束開報

價銀三四分侵冒帑銀五六十萬臣在黔時有伊家人來署原以正言規戒毛文銓以此記恨無刻不思雪忿今於雍正二年五月內接任貴州惟恐臣於
陛見之時將伊侵冒情由
奏出遂爾先發制人以臣虧空庫銀甚多請將水銀著落微臣發賣具
奏臣思收買水銀原以彌補軍需司道公議督撫
公批委官經收積貯藩庫兩經
題奏非臣一人之臆見至於那動庫銀亦惟爲辦

理科場津貼塘報以及修理城池橋道犒兵諸
項不得已之公用且經手俱係藩司歷任撫臣
皆捐自己俸工非臣創始卽經批准以俸工流
抵原只遵循舊例以公完公卽毛文銓現任貴
州亦不能將公事廢弛而別有良策更可異者
毛文銓
奏臣使用庫銀若果爲愼重錢糧起見則應將水
銀流通速歸庫帑何至杜絕商民不容運販自
摺
奏以來至今一石未售臣訪查今年漢口廣東水

銀價值頗昂商民惟利是圖源源而至毛文銓
奏以已經奏交與臣阻抑不容將來遲延即可補
參置臣於死地爲雲南滅口計則其侵冒軍需
奏不致發覺臣查水銀惟產於貴州售賣必藉之
他省臣雖帶有家人十數名錢糧所係不敢輕
任分運而一人之身勢又不能兼顧仰懇
聖慈賞將存庫水銀准帶黔員二員分運漢口廣東
發賣所獲價值即存該省司庫以充協餉免其
運送價有盈餘悉以歸公如有不足著落賠補
庶水銀不致壅積庫項得以早歸慼沐

皇仁於萬萬世矣至於毛文銓侵盜帑銀挾仇誤公之處伏乞

聖主敕發廉明大人嚴查究追實則按毛文銓以侵欺之罪虛則律臣以反坐之條謹此繕摺奏

聞統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金世揚所具陳明一奏除將原摺嚴批擲還外特命鈔發爾看其事果否眞僞備細查明據實密奏以聞

同日又

奏爲遵

旨奏

聞事竊臣蒙

皇上發到原任工部左侍郎金世揚奏叅貴州巡撫毛

文銓一摺奉有

硃批臣遵查金世揚奏稱辦理軍需料草每豆一石價

銀七錢至一兩不等每草一束價銀七釐至一分

不等脚價在內折色豆每石九錢草每束七釐毛

文銓每豆一石開銷二三兩每草一束開銷三四

分共冒銷銀五六十萬兩等語臣細查前督撫送

部底册每豆一石連脚價報銷一兩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錢不等每草一束連脚價報銷一分八釐
册現存戸部可查無每豆一石開銷二三兩草一
束開銷三四分之事再查册造此次通共奏銷銀
三十九萬五千餘兩內除去官兵俸餉銀三萬八
千四百餘兩豆草項下共止銀三十五萬餘兩册
亦現存戸部無冒銷五六十萬兩之事惟查當日
官兵間有願折者亦行折給草每束多開銀三釐
至豆每石多開銀二三四五錢不等當時大兵到
滇雲南荒無預備又值旱年金世揚以應需糧餉

料草約歲需銀三十餘萬兩而近邊地方豆草難得購運脚費浩繁目下暫動庫銀採買備支前撫臣甘國壁據詳具
題隨經毛文銓接催接辦彼時種種多費及虧耗者皆以此彌補卽臣等續行奏銷之豆草價二十六萬兩亦有移補前欠項者不敢粉飾又在當時領銀銷銀亦俱稍有部規亦出於此此係實情臣謹
繕摺奏
聞謹
奏

所奏甚公知道了

